校讎通義

章氏遺書卷第十二

校讎通義內篇三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漢志六藝第十三

六經之名起於後世然而亦有所本也荀子曰夫學始乎誦經終乎讀禮莊子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荀莊皆孔氏再傳門人二子皆子夏氏門人去聖未遠其書明著六經之目則經解之出於禮記不得遂謂勦說於荀卿也孔子曰述而不作又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六經之文皆周公之舊典以其出於官守而皆爲憲章故述之而無所用作以其官守失傳而師儒習業故尊奉

而稱經聖人之徒豈有私意標目強配經名以炫後人之耳目哉故經之有六著於禮記標於莊子損爲五而不可增爲七而不能所以爲常道也至於論語孝經爾雅則非六經之本體也學者崇聖人之緒餘而尊以經名其實皆傳體也（非周公舊典官司典常）可以與六經相表裏而不可以與六經爲並列也蓋官司典常爲經而師儒講習爲傳其體判然有別非謂聖人之書有優有劣也是以劉歆七略班固藝文敘列六藝之名實爲九種蓋經爲主而傳爲附不易之理也後世著錄之法無復規矩準繩或稱七經或稱九經或稱十三經紛紛不一若紀甲乙部次固無傷也乃標題命義自爲著作而亦狗流

俗稱謂可謂不知本矣計書幾部爲幾經可也劉敞七經小傳黄敏九經餘義本非計部之數而不依六藝之名不知本也

右十三之一

孝經本以經名者也樂部有傳無經者也然樂記自列經科而孝經止依傳例則劉班之特識也蓋樂經亡而其記猶存則樂之位次固在經部非若孝經之出於聖門自著也古者諸侯大夫失其配則貴妾攝主而行事子婦居嫡固非攝主之名也然而溯昭穆者不能躋婦於舅姿之列亦其分有當然也然則六藝之名實爲七略之綱領學者不可不知其義也

右十三之二

讀六藝略者必參觀於儒林列傳猶之讀諸子略必參觀於孟荀管晏老莊申韓列傳也詩賦略之鄒陽枚乘相如揚雄等傳兵書略之孫吳穰苴等傳術數略之龜策日者等傳方技略之扁鵲倉公等傳無不皆然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藝文雖始於班固而司馬遷之列傳實討論之觀其敘述戰國秦漢之間著書諸人之列傳未嘗不於學術淵源文詞流別反復而論次焉劉向劉歆蓋知其意矣故其校書諸敘論既審定其篇次又推論其生平以書而言謂之敘錄可也以人而言謂之列傳可也史家存其部目於藝文載其行事於列傳所以爲詳略互見之例也是以諸子詩賦兵書諸略凡遇史有列傳者必注有列傳字於其下所以使人參

互而觀也藝文據籍而紀其於現書部目之外不能越界而書固其勢也古人師授淵源口耳傳習不著竹帛者實爲後代羣籍所由起蓋參觀於列傳而後知其深微也且如田何受易於王同周王孫丁寬三人藝文既載三家易傳矣其云商瞿受易於孔子五傳而至田何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然則所謂五傳之際豈無口耳受授之學乎是藝文易家之宗祖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三家易傳其先固有所受乎費高二家之易漢志不著於錄後人以爲不立學官故也然孔氏古文尙書毛氏詩傳左氏春秋皆不列於學官漢志未嘗不並著也不觀儒林之傳何由知二家並無

章句直以口授弟子猶夫田何以上之傳授也按列傳云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十篇解說上下經此不爲章句之明徵也晁氏考定古易則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自費直始因罪費直之變古不觀藝文後序以謂劉向校施孟梁邱諸家經文惟費氏易與古文同是費直本無變亂古經之事也由是推之則古學淵源師儒傳授承學流別皆可考矣藝文一志實爲學術之宗明道之要而列傳之與爲表裏發明此則用史翼經之明驗也而後人著錄乃用之爲甲乙計數而已矣則校讎失職之故也

右十三之三

易部古五子注云自甲子至壬子說易陰陽其書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陰陽類災異孟氏京房當互見於術數略之雜占或五行類

右十三之四

書部劉向許商二家各有五行傳記當互見於五行類夫書非專爲五行也五行專家則本之於書也故必互見乃得原委猶司馬法入周官之微意也

右十三之五

詩部韓嬰詩外傳其文雜記春秋時事與詩意相去甚遠蓋爲比興六義博其趣也當互見於春秋類與虞卿鐸椒之書相比次可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

與詩相表裏其旨可自得於韓氏之外傳史家學春秋者必深於詩若司馬遷百三十篇是也屈賈孟荀諸傳尤近詩部又當互通於樂

右十三之六

禮部中庸說當互見諸子略之儒家類諸記本非一家之言可用裁篇別出之法而文不盡傳今存大小戴二家之記亦文繁不可悉舉也大約取劉向所定分屬制度者可歸故事而附尚書之部分屬通論者可歸儒家而入諸子之部總持大體不爲鉤鈲割裂則互見之書各有攸當矣

右十三之七

樂部雅樂歌詩四篇當互見於詩部及詩賦略之雜歌詩

右十三之八

春秋部之董仲舒治獄當互見於法家與律令之書同部分門說已見前不復置論

右十三之九

論語部之孔子三朝七篇今大戴記有其一篇考劉向別錄七篇具出大戴之記而劉班未著所出遂使裁篇與互注之意俱不可以蹤蹟爲惜哉

右十三之十

孝經部古今字與小爾雅爲一類按爾雅訓詁類也主

於義理古今字篆隸類也主於形體則古今字必當依史籀蒼頡諸篇爲類而不當與爾雅爲類矣其二書不當入於孝經已別具論次不復置議焉

右十三之十一

樂部舊有淮南劉向等琴頌七篇班固以爲重而刪之今考之詩賦略而不見豈志文之亡逸邪春秋部注省太史公四篇其篇名旣不可知按太史公百三十篇本隸春秋之部豈同歸一略之中猶有重複著錄及裁篇別出之例邪

右十三之十二

漢志諸子第十四

儒家部周史六弢六篇兵家之書也劉恕以謂漢志列於儒家恐非兵書今亦不可考矣觀班固自注或曰孔子問焉則固先已有所不安而附著其說以見劉部次於儒家之義耳雖然書當求其名實不以人名分部次也太公之書有武王問不得因武王而出其書於兵家也漢志歸道家劉氏七略道家兵家互收內經之篇有黃帝問不得因黃帝而出其書於方技也假使六弢果有夫子之問問在兵書安得遂歸儒家部次邪

右十四之一

儒家部有周政六篇周法九篇其書不傳班固注周政云周時法度政教注周法云法天地立百官則二書蓋

官禮之遺也附之禮經之下爲宜入於儒家非也大抵漢志不立史部凡遇職官故事章程法度之書不入六藝部次則歸儒雜二家故二家之書類附率多牽混惜不能盡見其書校正之也夫儒之職業誦法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因以所得自成一家之言孟荀諸子是也若職官故事章程法度則當世之實蹟非一家之立言附於儒家其義安取故高祖孝文諸篇之入儒前人議其非是也

右十四之二

儒家虞氏春秋十五篇司馬遷十二諸侯年表序作八篇或初止八篇而劉向校書爲之分析篇次未可知也

然其書以春秋標題而撰著之文則又上采春秋下覬近世而定著爲書抑亦春秋之支別也法當附著春秋而互見於諸子班志又僅著於儒家惜其未習於史遷之敘例爾

右十四之三

司馬遷之敘載籍也疏而理班固之志藝文也密而舛蓋遷能溯源固惟辨蹟故也遷於十二諸侯表敘既推春秋爲主則左邱鐸椒虞卿呂不韋諸家以次論其體例則春秋之支系也至於孟荀公孫固韓非諸書命意各殊與春秋之部不相附麗然論辨紀述多及春秋時事則約略紀之蓋春秋之旁證也張蒼歷譜五德董仲

舒推春秋義乃春秋之流別故終篇推衍及之則觀斯表者求春秋之折衷無遺憾矣至於著書之人學有專長所著之書義非一概則自有專篇列傳別爲表明亦猶劉向任宏於校讎部次重複爲之互注例也班氏拘拘於法度之內此其所以類例難精而動多掣肘歟

右十四之四

賈誼五十八篇收於儒家似矣然與法家當互見也考賈誼傳初以通諸家書召爲博士又出河南守吳公門下吳公嘗學事李斯以治行第一召爲廷尉乃薦賈誼誼所上書稱說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與禮樂草具儀法文帝謙讓未遑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

說皆自誼發之文司馬遷曰賈生晁錯明申商今其書倘可考見宗旨雖出於儒而作用實本於法也漢志敘錄云法家者流出於理官蓋法制禁令周官之刑典也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蓋名物度數周官之禮典也古者刑法禮制相爲損益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而五刑之屬三千條繁文密其數適相等也是故聖王教民以禮而禁之以刑出於禮者卽入於刑勢無中立故民日遷善而不知所以自致也儒家者流總約刑禮而折衷於道蓋懼斯民泥於刑禮之蹟而忘其性所固有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夫法則禮刑條目有節度者皆是也善則欽明文思允恭克讓無形體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者皆是也程子曰有關睢麟趾之心而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所謂關睢麟趾仁義是也所謂周官法度刑禮之屬皆是也然則儒與名法其原皆出於一非若異端釋老屏去民彝物則而自為一端者比也商鞅韓非之法未嘗不本聖人之法而所以制而用者非也鄧析公孫龍之名不得自外於聖人之名而所以持而辨者非也儒分為三墨分為八則儒亦有不合聖人之道者矣此其所以著錄之書貴知原委而又當善條其流別也賈生之言王道深識本原推論三代其為儒效不待言矣然其立法創制條列禁令則是法家之實其書互見法家正以明其體用所備儒固未足為榮名法亦不足

爲隱諱也後世不知家學流别之義相率而爭於無益之空名其有列於儒家者不勝其榮而次以名法者不勝其辱豈知同出聖人之道而品第高下又各有其得失但求名實相副爲得其宜不必有所選擇而後其學始爲貴也漢志始别九流而儒雜二家已多淆亂後世著錄之人更無别出心裁紛然以儒雜二家爲蛇龍之菹焉凡於諸家著述不能遽定意指之所歸愛之則附於儒輕之則推於雜夫儒雜分家之本旨豈如是耶

右十四之五

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部於儒家是矣然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至於說春秋事得失聞舉所謂玉杯繁露清

明竹林之屬則當互見春秋部次者也

右十四之六

桓寬鹽鐵論六十篇部於儒家此亦良允第鹽鐵之議乃孝昭之時政其事見食貨志桓寬撰輯一時所謂文學賢良對議乃具當代之舊事不盡爲儒門見風節也法當互見於故事而漢志無故事之專門亦可附於尙書之後也

右十四之七

劉向所敘六十七篇部於儒家則世說新序說苑列女傳頌圖四種書也此劉歆七略所收全無倫類班固從而效之因有揚雄所敘三十七篇不分太元法言樂箴

四種之弊也鄭樵譏班固之混收揚雄一家爲無倫類而謂班氏不能學七略之徵不知班氏固效劉歆也乃於劉歆之創爲者則故縱之班固之因仍者則酷斷之甚矣人心不可有偏惡也按說苑新序雜舉春秋時事當互見於春秋之篇世說今不可詳本傳所謂疾讒摘要救危及世頌諸篇依歸古事悼已及同類也似亦可以互見春秋矣惟列女傳本採詩書所載婦德可垂法戒之事以之諷諫宮闈則是史家傳記之書而漢志未有傳記專門亦當附次春秋之後可矣至其引風綴雅託興六義又與韓詩外傳相爲出入則互注於詩經部次庶幾相合總非諸子儒家書也

右十四之八

道家部老子鄰氏經傳四篇傳氏經說三十七篇徐氏經說六篇按老子本書今傳道德上下二篇共八十一章漢志不載本書篇次則劉班之疎也凡書有傳註解義諸家離析篇次則著錄者必以本書篇章原數登於首條使讀之者可以考其原委如漢志六藝各略之諸經篇目是其義矣

右十四之九

或疑伊尹太公皆古聖賢何以遂爲道家所宗以是疑爲後人假託其說亦自合理惟是古人著書援引稱說不拘於方道家源委莊子天下篇所敘述者略可見矣

是則伊尹太公莊老之徒未必引以爲祖意其著書稱述以及假說問對偶及其人而後人不辨則以爲其人自著及察其不類又以爲後人依託今其書不存殆亦難以考正也且如儒家之魏文侯平原君未必非儒者之徒篇名偶用其人如孟子之有梁惠王滕文公之類耳不然則劉班篇次雖疏何至以戰國諸侯公子稱爲儒家之書歟

右十四之十

陰陽二十一家與兵書陰陽十六家同名異術偏全各有所主敘例發明其同異之故抑亦可矣今乃缺而不詳失之疏耳第諸子陰陽之本敘以謂出於羲和之官

數術七種之總敘又云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職也今觀陰陽部次所敘列本與數術中之天文五行不相入是則劉班敘例之不明不免後學之疑惑矣蓋諸子略中陰陽家乃鄒衍談天鄒奭雕龍之類空論其理而不徵其數者也數術略之天文厤譜諸家乃泰一五殘日月星氣以及黃帝顓頊日月宿厤之類顯徵度數而不衍空文者也其分門別類固無可議惟於敘例亦似鮮所發明爾然道器合一理數同符劉向父子校讐諸子而不以陰陽諸篇付之太史尹咸以為七種之綱領固已失矣敘例皆引羲和為官守是又不精之咎也莊周天下之篇敘列古今學術其於諸家流別皆折衷於道要

首章稱述六藝則云易以道陰陽是易爲陰陽諸書之宗主也使劉班著略於諸子陰陽之下著云源出於易於易部之下著云古者掌於太卜則官守師承之離合不可因是而考其得失歟至於羲和之官則當侍著於天文厤譜之下而不可兼引於諸子陰陽之叙也劉氏父子精於厤數而校書猶失其次第又况後世著錄大率偏於文史之儒乎

右十四之十一

或曰爽衍之談天雕龍大道之破碎也今日其源出於大易豈不荒經而蔑古乎答曰此流別之義也官司失其典守則私門之書推原古人憲典以定其離合師儒

失其傳授則遊談之書推原前聖經傳以折其是非其官無典守而師無傳習者則是不根之妄言屏而絕之不得通於著錄焉其有幸而獲傳者附於本類之下而明著其違悖焉是則著錄之義固所以明大道而治百家也何爲荒經蔑古乎

右十四之十二

今爲陰陽諸家作敘例當云陰陽家者流其原蓋出於易易大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天地陰陽之所由著也星厤司於保章卜筮存乎官守聖人因事而明道於是爲之演易而繫詞後世官司失守而聖教不得其傳則有談天雕龍之說破碎支

離去道愈遠是其弊也其書傳者有某甲乙得失如何則陰陽之原委明矣今存敘例乃云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乃數術厤譜之敘例於衍奭諸家何涉歟

右十四之十三

陰陽家公檮生終始十四篇在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前而班固注云公檮傳鄒奭終始書豈可使創書之人居傳書之人後乎又鄒子終始五十六篇之下注云鄒衍所說而公檮下注鄒奭始終名既互易而以終始爲始終亦必有錯訛也又閭邱子十三篇將鉅子五篇班固俱注云在南公前而其書俱列南公三十一篇之後

亦似不可解也觀終始五德之運則以爲始終誤也

右十四之十四

五曹官制五篇列陰陽家其書今不可考然觀班固注云漢制似賈誼所條按誼傳誼以爲當改正朔易服色定制度定官名與禮樂草具其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此其所以爲五曹官制歟如此則當入於官禮今附入陰陽家言豈有當耶大約此類皆因終始五德之意故附於陰陽然則周官六典取象天地四時亦可入於厤譜家矣

右十四之十五

于長天下忠臣九篇入陰陽家前人已有譏其非者或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曰其書今已不傳無由知其義例然劉向別錄云傳天下忠臣則其書亦可以想見矣縱使其中參入陰陽家言亦宜別出互見而使觀者得明其類例何劉班之無所區別耶蓋七略未立史部而傳記一門之撰著惟有劉向列女與此二書耳附於春秋而別爲之說猶愈於攙入陰陽家言也

右十四之十六

法家申子六篇其書今失傳矣按劉向別錄申子學號刑名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荀卿子曰申子蔽於勢而不知智韓非子曰申不害徒術而無法是則申子爲名家者流而漢志部於法家失其旨矣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右十四之十七

商君開塞耕戰諸篇可互見於兵書之權謀條韓非解老喻老諸篇可互見於道家之老子經其裁篇別出之說已見於前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十八

名家之書當敘於法家之前而今列於後失事理之倫敘矣蓋名家論其理而法家又詳於事也雖曰二家各有所本其中亦有相通之原委也

右十四之十九

名家之言分爲三科一曰命物之名方圓黑白是也二曰毁譽之名善惡貴賤是也三曰況謂之名賢愚愛憎

是也并文之言云爾然而命物之名其體也毀與訾況謂之名其用也名家言治道大率綜核毀譽整齊況謂所謂循名責實之義爾命物之名其源實本於爾雅後世經解家言辨名正物蓋亦名家之支別也由此溯之名之得失可辨矣凡曲學支言淫辭邪說其初莫不有所本著錄之家見其體分用異而離析其部次甚且拒絕而不使相通則流遠而源不可尋雖欲不泛濫而橫溢也不可得矣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夫謂之知其所者從大道而溯其遠近離合之故也不曰淫詖邪遁之絕其途而曰淫詖邪遁之知其所者蓋百家之言亦大道之散著

也奉經典而臨治之則收百家之用忘本源而釐析之
則失道體之全

右十四之二十

墨家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班固俱注墨翟弟子而
敘書在墨子之前我子一篇劉向別錄云爲墨子之學
其時更在後矣敘書在隨巢之前此理之不可解者或
當日必有錯悞也

右十四之二十一

道家祖老子而先有伊尹太公鬻子管子之書墨家祖
墨翟而先有尹佚田俅子之書此豈著錄諸家窮源之
論耶今按管子當入法家著錄部次之未審也至於伊

尹太公鬻子乃道家者流稱述古人因以其人命書非必盡出僞託亦非以伊尹太公之人爲道家也尹佚之於墨家意其亦若是焉而已然則鄭樵所云看名不看書誠有難於編次者矣否則班劉著錄豈竟全無區別耶第七略於道家敘黃帝諸書於老萊鶡冠諸子之後爲其後人依託不以所託之人敘時代也而伊尹尹佚諸書顧冠道墨之首豈誠以謂本所自著耶其書今既不傳附以存疑之說可矣

右十四之二十二

六藝之書與儒家之言固當參觀於儒林列傳道家名家墨家之書則列傳而外又當參觀於莊周天下之篇

也蓋司馬遷敘傳所推六藝宗旨尚未究其流別而莊周天下一篇實爲諸家學術之權衡著錄諸家宜取法也觀其首章列敘舊法世傳之史與詩書六藝之文則後世經史之大原也其後敘及墨翟禽滑釐之學則墨支墨翟弟子墨別相里勤以下諸人墨言禹湮洪水以下是也墨經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皆誦墨經是也具有經緯條貫較之劉班著錄源委尤爲秩然不啻儒林列傳之於六藝略也宋鈃尹文田駢愼到關尹老聃以至惠施公孫龍之屬皆諸子略中道家名家所互見然則古人著書苟欲推則大道未有不辨諸家學術源流著錄雖始於劉班而義法實本於前古也

右十四之二十三

縱橫者詞說之總名也蘇秦合六國爲縱張儀爲秦散六國爲橫同術而異用所以爲戰國事也既無戰國則無縱橫矣而其學具存則以兵法權謀所參互而抵掌談說所取資也是以蘇張諸家可互見於兵書七略以蘇秦蒯通入兵書而鄒陽嚴徐諸家又爲後世詞命之祖也

右十四之二十四

蒯通之書自號雋永今著錄止稱蒯子且傳云自序其說八十一首而著錄僅稱五篇不爲注語以別白之則劉班之疏也

右十四之二十五

積句成章積章成篇擬之於樂則篇爲大成而章爲一

閔也漢志計書多以篇名間有計及章數者小學敘例之稱倉頡諸書也至於敘次目錄而以章計者惟儒家公孫固一篇注十八章羊子四篇注百章而已其如何詳略恐劉班當日亦未有深意也至於以首計者獨見蒯通之傳不知首之為章計與為篇計與志存五篇之數而不詳其所由此傳志之所以當互考也

右十四之二十六

雜家子晚子三十五篇注云好議兵似司馬法何以不入兵家耶尉繚子之當入兵家已為鄭樵糾正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七

尸子二十篇書既不傳既云商鞅師之恐亦法家之言矣如云尸子非爲法者則商鞅師其何術亦當辨而著之今不置一說部次雜家恐有悞也

右十四之二十八

呂氏春秋亦春秋家言而兼存典章者也當互見於春秋尙書而猥次於雜家亦錯悞也古者春秋家言體例未有一定自孔子有知我罪我之說而諸家著書往往以春秋爲獨見心裁之總名然而左氏而外鐸椒虞卿呂不韋之書雖非依經爲文而宗仰獲麟之意觀司馬遷敘十二諸侯年表而後曉然也呂氏之書蓋司馬遷之所取法也十二本紀倣其十二月紀八書倣其八覽

七十列傳倣其六論則亦微有所以折衷之也四時錯舉名曰春秋則呂氏猶較虞卿晏子春秋爲合度也劉知幾譏其本非史書而目稱春秋失其旨矣其合於章程已具論矣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二十九

淮南內二十一篇本名爲鴻烈解而止稱淮南則不知爲地名與人名書名與此著錄之苟簡也其書則當互見於道家志僅列於雜家非也外篇不傳不復置論

右十四之三十

道家黃帝銘六篇與雜家荆軻論五篇其書今既不可見矣考皇覽黃帝金人器銘及皇王大紀所謂與几之

箴巾几之銘則六篇之旨可想見也荆軻論下注司馬相如等論之而文心雕龍則云相如屬詞始讚荆軻是五篇之旨大抵史讚之類也銘箴頌讚有韻之文例當互見於詩賦與詩賦門之孝景皇帝頌同類編次者也孔甲盤盂二十六篇亦是其類

右十四之三十一

農家託始神農遺教緒言或有得其一二未可知也書之無逸詩之豳風大戴記之夏小正小戴記之月令爾雅之釋草管子之牧民篇呂氏春秋任地諸篇俱當用裁篇別出之法冠於農家之首者也神農野老之書既難憑信故經言不得不詳

右十四之三十二

小說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青史子云古史官紀事也則其書非尚書所部即春秋所次矣觀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則其書亦不儕於小說也

右十四之三十三

漢志詩賦第十五

漢志分藝文爲六略每略又各別爲數種每種始敘列爲諸家猶如太元之經方州部家大綱細目互相維繫法至善也每略各有總敘論辨流別義至詳也惟詩賦一略區爲五種而每種之後更無敘論不知劉班之所

遺耶抑流傳之脫簡耶今觀屈原賦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爲一種陸賈賦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爲一種孫卿賦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爲一種名類相同而區種有別當日必有其義例今諸家之賦十逸八九而敘論之說闕焉無聞非著錄之遺憾與若雜賦與雜歌詩二種則署名既異觀者猶可辨別第不如五略之有敘錄更得詳其源委耳

右十五之一

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國諸子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材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

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原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故其敘列諸家之所撰述多或數十少僅一篇列於文林義不多讓爲此志也然則三種之賦亦如諸子之各別爲家而當時不能盡歸一例者耳豈若後世詩賦之家裒然成集使人無從辨別者哉

右十五之二

賦者古詩之流劉勰所謂六義附庸蔚成大國者是也義當列詩於前而敘賦於後乃得文章承變之次第劉班顧以賦居詩前則標略之稱詩賦豈非顛倒與每怪蕭梁文選賦冠詩前絕無義理而後人競效法之爲不

可解今知劉班著錄已啟之矣又詩賦本詩經支系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五之三

詩賦前三種之分家不可考矣其與後二種之別類甚曉然也三種之賦人自爲篇後世別集之體也雜賦一種不列專名而類敘爲篇後世總集之體也歌詩一種則詩之與賦固當分體者也就其例而論之則第一種之淮南王羣臣賦四十四篇及第三種之秦時雜賦九篇當隸雜賦條下而猥廁專門之家何所取耶按其所以附麗之故則以淮南王賦列第一種而以羣臣之作附於其下所謂以人次也秦時雜賦列於荀卿賦後志作

孫卿孝景皇帝頌前所謂以時次也夫著錄之例先明家學同列一家之中或從人次或從時次可也豈有類例不通源流迴異概以意爲出入者哉

右十五之四

上所自造賦二篇顏師古注武帝所作按劉向爲成帝時人其去孝武之世遠矣武帝著作當稱孝武皇帝乃使後人得以考定今日上所自造何其標目之不明與臣工稱當代之君則曰上也否則擬文紀事上文已稱某宗某帝承上文而言之亦可稱爲上也竊意上所自造四字必武帝時人標目劉向從而著之不與審定稱謂則談七略者疑爲成帝賦矣班氏錄以入志則上又

嘉業堂刊

從班固所稱若無師古之注則讀志者又疑後漢蕭宗所作賦矣

右十五之五

荀卿賦十篇居第三種之首當日必有取義也按荀卿之書有賦篇列於三十二篇之內不知所謂賦十篇者取其賦篇與否曾用裁篇別出之法與否著錄不爲明析亦其疏也

右十五之六

孝景皇帝頌十五篇次於第三種賦內其旨不可强爲之解矣按六藝流別賦爲最廣比興之義皆冒賦名風詩無徵存於謠諺則雅頌之體實與賦類同源異流者

也縱使篇第傳流多寡不敵有如漢代而後濟水入河不復別出亦當敘入詩歌總部之後別而次之或與銘箴贊誄頌爲部錄抑亦可矣何至雜入賦篇漫無區別耶

右十五之七

成相雜辭十一篇隱書十八篇次於雜賦之後未爲得也按楊倞注荀子成相蓋亦賦之流也朱子以爲雜陳古今治亂興亡之效託之風詩以諷時君命曰雜辭非竟賦也隱書注引劉向別錄謂疑其言以相問對遁以思慮可以無不喻是則二書之體乃是戰國諸子流別後代連珠韻語之濫觴也法當隸於諸子雜家互見其

名爲說而附於歌詩之後可也

右十五之八

漢志詳賦而略詩豈其時尚使然與帝王之作有高祖大風鴻鵠之篇而無武帝瓠子秋風之什或云秋風即在上所自造賦內臣工之作有黃門倡車忠等歌詩而無蘇李河梁之篇或云雜家有主名詩十篇或有蘇李之作然漢廷主名詩豈止十篇而已乎

右十五之九

詩歌一門雜亂無敘如吳楚汝南歌詩燕代謳齊鄭歌詩之類風之屬也出行巡狩及游歌詩與漢興以來兵所誅滅歌詩雅之屬也宗廟歌詩諸神歌詩送靈頌歌詩頌之屬也不爲詮次類別六義之遺法蕩然不可爲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蹤蹟矣

右十五之十

漢志兵書第十六

孫武兵法八十二篇注圖九卷此兵書權謀之首條也

按孫武傳闔閭謂孫武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阮孝緒七錄孫子兵法三卷十三篇爲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則杜牧謂魏武削其數十萬言爲十三篇者非也葢十三篇爲經語故進之於闔閭其餘當是法度名數有如形勢陰陽技巧之類不盡通於議論文詞故編次於中下而爲後世亡逸者也十三篇之自爲一書在闔閭時已然而漢志僅記八十二篇之總數此其所以益

滋後人之惑矣

右十六之一

大抵漢志之疎由於以人類書不能以書類人也太元法言樂箴四書類於揚雄所敘三十八篇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四書類於劉向所敘六十七篇尤其顯而易見者也孫子八十三篇用同而書體有異則當別而次之縱欲以人類書亦當如太公之二百三十七篇已列總目其下分析謀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之例可也任宏部次不精遂滋後人之惑致謂十三篇非孫武之完書則校讐不精之咎也

右十六之二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八十二篇之僅存十三非後人之刪削也大抵文辭易傳而度數難久即如同一兵書而權謀之家尚有存文若形勢陰陽技巧三門百不能得一矣同一方技而醫經一家尚有存文若經方房中神仙三門百不能得一矣蓋文辭人皆誦習而制度則非專門不傳此其所以有存逸之別歟然則校書之於形名制度尤宜加之意也

右十六之三

即如孫武孫臏皆列權謀之家而孫武有圖九卷孫臏有圖四卷書篇類次猶之可也圖則斷非權謀之篇所用者矣不爲形勢之需必爲技巧之用理易見也而任

宏劉班之徒但知出於其人即附其書之下然則以人類書之弊誠不可以爲訓者也

右十六之四

按阮孝緒七錄有孫武八陣圖一卷是即漢志九卷之圖與否未可知也然圖必有名八陣之取以名圖亦猶始計之取以名篇今書有其名而圖無其目蓋篇名合於諸子之總稱例如是也圖亦附於其下而不著其名則後人不知圖之何所用矣

右十六之五

鄭樵言任宏部次有法今可考而知也權謀人也形勢地也陰陽天也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此三書之次第也權謀道也技巧藝也以道爲本以藝爲末此始末之部秩也然周官大司馬之職掌與軍禮之司馬法諸條當先列爲經言別次部首使習兵事者知聖王之遺意焉任宏以司馬法入權謀篇班固始移於經禮夫司馬之法豈可以爲權謀乎宜班固之出此而入彼也惜班固不知互見之法與別出部首尊爲經言之例耳

右十六之六

書有同名而異實者必著其同異之故而辨別其疑似焉則與重複互注裁篇別出之法可以並行而不悖矣

兵形勢家之尉繚三十一篇與雜家之尉繚子二十九

篇同名兵陰陽家之孟子一篇與儒家之孟子十一篇同名師曠八篇與小說家之師曠六篇同名力牧十五篇與道家之力牧二十二篇同名兵技巧家之伍子胥十篇與雜家之伍子胥八篇同名著錄之家皆當別白而條著者也若兵書之公孫鞅二十七篇與法家之商君二十九篇名號雖異而實為一人亦當著其是否一書也

右十六之七

鄭樵痛詆劉班著錄收書而不收圖以為圖譜之亡由於不為專門著錄始也因於七略之中獨取任宏兵書略為其書列七百九十篇而圖至四十三卷也然任宏

兵略具在而按錄以徵亡逸之圖又安在哉夫著錄之道不係存亡而係於考證耳存其部目可以旁證遠搜此逸詩逸書之所以貴存小序也任宏收圖不能詳分部次收而猶之未收也誠欲廣圖之用則當別爲部次表名圖目如八陣圖之類而於本人本書之下更爲互注庶幾得其倫敘歟

右十六之八

漢志數術第十七

數術諸書多以圖著如天文之泰一雜子星五殘雜變星書雖不傳而世傳甘石星經未著於錄則有星圖可證者也漢日旁氣行事占驗不傳而附志魏氏日旁氣圖一

卷可證海中星占驗不傳而隋志海中星圖一卷可證
圖書秘記十七篇著於天文之錄耿昌月行帛圖著於
厤譜之錄後漢厤志賈逵論引甘露二年大司農丞耿
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考驗天運則諸書之有圖蓋
指不可勝屈矣尹咸校數術書非特不能濟別圖書標
目家學即僅如任宏之兵書條例但注有圖於本書之
下亦不能也此其所以難究索歟

右十七之一

五行家之鍾律災應當與六藝略樂經諸書互注鍾律
叢辰日苑鍾律消息黃鍾三書亦同五音奇胲用兵二
十三卷刑德二十一卷當與兵書陰陽家互注其五行

之本尚書洪範之本周易已具論次不復置議

雜占家之禳祀天文請雨止雨雜子候歲泰一子貢二家神農

教田相土耕種諸書當與諸子農家互注

右十七之二

右十七之三

形法之家不出五行雜占二條惟山海經宜出地理專

門而無其部次故強著之形法也說已見前不復置議

右十七之四

漢志方技第十八

方技之書大要有四經脈方藥而已經附其道脈通其

術方致其功藥辨其性四者備而方技之事備矣今李

柱國所校四種則有醫經經方二種而已脈書藥書亦缺其目其房中神仙則事兼道術非復方技之正宗矣宜乎敘方技者至今猶昧昧於四部相承之義爲按司馬遷扁鵲倉公傳公乘陽慶傳黃帝扁鵲之脈書是西京未嘗無脈書也又按班固郊祀志成帝初有本草待詔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是西京未嘗無藥書也李柱國專官典校而書有缺遺類例不盡著錄家法豈易言哉

章氏遺書卷十二終

章氏遺書卷第十三

校讐通義外篇

蕭山王宗炎編次

吳興劉承幹校訂

吳澄野太史歷代詩鈔商語

承示詩鈔凡目義例精純考訂該博足爲近代佳選鄙人於詩無能爲役古人用意及流傳篇什是非得失所在茫然殆於黑白不分是以平日未敢輕置一議惟於編書義例及著錄考訂之處輒因管窺所及用報下問殷懷亦未敢遽以爲然聊備采擇可耳

凡例第一條鄙意以謂全書冠首似可統舉大凡原例八十七字鄙擬易爲古人編詩各有所主約有分代分

家分調分類分體之別分代主於世運分家主於流別分調主於協律分類主於比例分體主於法度各有所長而不可偏廢者也茲輯主於分體一體之中又存分代分家之意（原例但云分體）

凡例第八條原文云歷代諸詩間亦采用後人改本然必其參酌盡善者大都止在詞句之間惟沈佺期獨不見七言一首本用齊梁舊體後人改為七律較之七古更佳今特從之固不以改其體製為嫌也若常建題破山寺後禪院五言亦齊梁舊格改為五律意致頓減自當仍從其舊此外凡從後人改本有原集可考者皆載入注內其善否覽者當自得之立論取義可謂詳矣其

下數語鄙意嫌於過謙似恐考據經史一流從而指摘而爲是周旋轉於義理有未暢也今欲妄刪原文中論詩與考古書不同數語而易其文曰詩文乃天下公器點竄塗改古人不諱要於一是而已莊子點竄列子而勝於列子史遷點竄國策而勝於國策卽如論語接輿之歌莊子增改其文亦自有妙境雖聖經賢傳亦何嫌於異本別出耶若專謂考據文有取於疏通證明則雖村書俚說亦一字不容移易理各有所當也論文別有專長固不得以此爲拘但庸妄一流任意改易古人面目自有毫釐千里之別不容於影附也如此立說其下乃接原文梁人增減隴頭歌楊愼增減涼州歌等語似

覽意義融洽得毋笑其言之放邪

凡例第十條焉維訥詩紀蒐輯略備句下擬增入臧懋循詩所據焉本而更有增益而焉本考訂頗疏臧亦無所匡正數語聊備采擇

凡例第十二條鄙意以爲詩注本不易爲且選家與注家本屬兩途例言但明司選不及司注其下援引故事中說注不易爲可也其所云千載而後安能盡識古人之意必欲徵實轉致臆說橫生數語似可刪節蓋推此語意轉似古今注詩一途皆當廢矣抑鄙見更有進者古人誦詩讀書尙友論世自三百篇訖於近代詩篇存者多矣其間實有篇章字句毫無改易而說詩意致有

殊則詩意之貞淫厚薄與詩辭之工拙優劣胥壞相懸則譜詩序詩較之注詩更不易爲然其實不可不爲者也惟當鈌其所不可知而愼爲其可知者斯庶幾矣原例文云凡自注外必其可信因某事作者始識數語可見不必盡難知也鄙意欲仿唐宋詩文別集各著年譜之義將入選之詩作一統同年譜取漢訖明凡二千年横排甲子干支而以朝代年號繫之其入選詩人生卒年月有可考者附於其下無可考者取其姓名見於史鑑何年或其詩題詩序有年月者附於譜文再取其年時事裁取大綱約略爲辭以列於格可與諸家之詩互相印証不特爲詩家證明義旨亦兼可爲史傳正其流

訛為功藝林亦自不尠但依正史綱目為主而簡省裁約工程亦不至甚繁苦也

凡例第十三條云鈔中所載詩話凡訂正詩題及詩中故實必確鑿無疑義始為采錄說既美矣盡矣至云詩評各有好尚不同不必盡確概不闌入則頗疑於過也詩鈔所謂分代分家分調分類尚自別有主義至於分體專究詩法原例所云求精不求博以詩不以人則含論詩之外更無可以生色矣自注所云咨有病此不加評點不知詩非評點所能盡此誠深造有得之言評點始於宋人原為啟牖蒙學設法固不可以厚非但評點興而學者心思耳目轉為評點所拘宜大雅之所鄙也

鄙意則謂就詩文而加評點如就經傳而作訓故雖伏鄭大儒不能無強求失實之弊以人事有意爲攻取也離詩文而爲評論如離經傳而說大義雖諸子百家未嘗無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機無意而自呈也故西山疊山之評點非不專攻啟鑰而劉勰鍾嶸之流或於一書標識數篇或於全篇摘舉數語而觀者心領神會即一言而可作千百之用校之銖銖解而節節評者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也明人如孫鑛鍾惺益嘗評毛詩矣雖未可盡棄然謝氏以穆如清風一語該三百篇豈不超然遠哉故妄謂諸家詩話似當裁其尤雅錄於詩人小傳之後略如徐氏之全唐詩錄不知高明以謂如何

例言分上下卷上卷例也下卷乃論詩非例也似可別爲一目或標偶評或標雜說何如其議精妙惜鄙人無從問津塗也

下卷凡例第二條編詩次序先帝王次宮壼次宗室次諸家次閨閣次道釋次諸彥次妓女次外國命意卓然明倫紀而崇風教可謂精矣鄙意妓女不必另爲門類附於閨閣之後可矣如恐與貞節婦女同編則諸家一門奸良善惡並未區別爲類何獨刻於女而寬於男乎況史傳列女如毛惜惜等妓而能烈大書褒之假令此妓能詩如何位置宮壼中之武后上官昭容閨閣中之蔡文姬李淸照對如此妓女有愧色矣惟女道士與比

邱尼未見例及則李冶魚元機輩或附道釋後耶此中有仙佛亦有娼優也

諸家詩文集本多異同書今存本極佳然韓昌黎集舍下存四五本約計部目與尊書小有異同東雅堂本上似當加徐時泰名姓至所著王伯大重編韓文考異原本此時果否尚存今流俗所傳乃是明人朱崇沐重刊王本非留耕舊面目矣蓋留耕但取朱子考異附正集之下其所自定音釋附逐卷後不入正文所謂南劍官本是也至朱崇沐悉取以入正集而坊估流通尚稱韓文考異不知其本已三變也然外集實有十卷今鈔目所書則外集遺文各止一卷豈王氏原書固如此耶此

中亦恐有悞又此外尚有明葛鼒校刻韓集五十三卷其詩文皆以朱子考異所定爲準不注諸本異同而遺文又與考異原本十卷中所著目次時有出入則葛氏又不知何所受之恐此本亦當併載也

詩既分體人名先後參差隨詩互見固其勢也鄙意諸家小傳自爲卷次不必與詩同見致有古今倒置之慮惟於目錄之外再別撰一分家譜錄則合之年譜之編是於分體之輯而兼分代分家之法矣蓋自四言以至七絕分體有九則縱橫可以畫表橫畫九格每體各占一格大書四言五古各體字樣於每格之首以爲之經再將人選諸家名姓冠於上方名姓之下檢取其人入

選有何體詩卽於何體橫格內書其題目再有何體人選又於其何體橫格內書其題目其詩諸體俱備則逐格皆書止有一體二體亦如數止書一格二格一人詩目塡完再書一人名姓逐格檢塡如前以爲之緯則讀者辨體辨家如指諸掌用以考古訂今有餘裕矣古人撰著一書必備數家之用在於精熟著書之義例爾

代擬續通典禮典目錄序

臣謹按杜佑上溯經傳旁採藝文討論古今沿革故事凡吉嘉賓軍凶以類相從爲禮典一百卷而當代典章其儀節度數見於施行者則爲開元禮纂三十五篇開元禮本書凡百五十卷殿其後云佑之意以謂禮教之原傚於三五

損益因革至周大備而周官儀禮周公所以致太平述文武德業爲後王法度者學士至今誦之兩漢以還或得或失就其善者皆卓然自垂一代成憲而儒宗碩師保守遺經深明古先聖王述作精意當廟堂治定功成潤色鴻業相與討論制作昭文章辨等威明法度訟說紏紛之閒並得稽古考經衷其至是嗚呼詎不重歟夫三皇不共轍而化五帝不襲跡而治帝王升降三代文質之辨雖善斷者莫能自擇而決嫌定是當時所常行自謂毫髮無遺後人觀之往往或有餘憾則其勢也佑之爲是書也蓋欲博採異同歸於實用故其文雖簡直而指實閒通體雖旁摭舊聞而義則裁以獨見其於經

訓之文有典奧者則爲之說以導達之參差之論有不齊者則爲之評以品節之而時又申明成說更標爲議三例皆見自注彌綸終始貫乎其閒又以史志禮例載言繁瑣或妨敘述別取公私論撰刪蕪擷英以次本條之後爲禮議二十餘卷不必其說之取效於時而談言有中存其名理斯亦古今得失之林作述淵流所出會也第恉嘗建中貞元閒有唐禮制經於三變太宗貞觀禮百卷祕書監魏徵等撰高宗顯慶禮百三十卷太尉長孫無忌等撰玄宗開元禮百五十卷起居舍人王仲邱等撰折衷今古莫近乎開元又爲時王制度當代所行故其敘述沿革特重經制文章至於揖讓跪拜之容俎豆尊彝之位凡所謂縟文末節者一以開元禮纂爲歸不特詳略因

時抑亦著書之體有宜然爾自通典成書而後憲宗元和中祕書郎韋公肅錄開元以後至元和十年沿革損益爲禮閣新儀三十卷凡十五門見中興書目其後檢討官王彥威又集至元和十三年裁制敕格爲曲臺新禮三十卷並續曲臺禮三十卷奏上拜彥威爲博士後唐明宗嘗詔太常卿劉岳及博士田敏等刪定鄭餘慶書儀當時以爲不經周世宗顯德中詔竇儼依唐會要門類編大周通禮其書不傳然儼疏謂上疏五帝訖於本朝開元通典之書綜包於內蓋亦巍然鉅觀已宋太祖既受周禪則命御史中丞劉溫叟等撰開寶通禮二百卷又通禮義纂一百卷同上仁宗天聖初太常博士王皞又爲禮閣新編六

十卷其書不爲著述一仍官府文書有司便之自慶厤嘉祐迄元豐紹聖之閒四方承平廟堂討論典章史官編次日以繁富其尤著者若賈昌朝太常新禮王欽若天書儀制文彥博大享明堂記二十卷歐陽修蘇洵等太常因革禮百卷蘇頌閤門儀制之類至私門著述若陳祥道禮書司馬光書儀蘇洵謚法韓琦范祖禹呂大防諸家祭式祭儀不可勝紀而政和五禮新儀二百四十卷鄭居中等猶上於徽宗之朝則一代之文章繁縟可想見焉南宋紹興初命續太常因革禮訖不見全書嘉泰二年禮部尚書費士賓等始奏進禮寺所續中興禮書八十卷嘉定六年李亶上通禮三十卷自咸淳以降則可言

者尠矣遼俗近樸典制無聞可略舉者遙輦胡剌可汗制祭山儀蘇可汗制瑟瑟儀而已金明昌間有金纂修雜錄四百餘卷事物名數最爲詳博後亦僅傳集禮一書餘多散逸元作禮典三篇爲三十二卷泰定四年博士李好文以前令州郡修集禮久不成乃白長官爲太常集禮五十卷是亦一時之制作也明太祖洪武中禮樂制度講求甚備其可見者洪武禮制稽古定制洪武集禮五十卷洪武禮法禮儀定式祭祀禮儀禮制集要諸書在廷之臣若宋濂劉基陶安詹同咸相裁定又詔舉通經博雅之士若徐一夔梁寬周子諒胡行簡諸人亦與討論可謂善矣自後惟世宗嘉靖間張璁桂蕚之

論紛紛議禮雖阿時希旨而釐正郊壇分配南北所頒嘉靖祀典十七卷郊祀通典三十七卷及壇廟陵殿輿服諸圖二十餘種頗有可採是又逆施晚蓋不可遽以人廢者也於戲自通典訖開元禮以至明季中歷八百餘年風會變遷典雅又隨時改易自非聰明天亶造聲律身度之極者烏能振其弊而定中和之則乎

天玉經解義序

家淮墅觀察聞名二十年未得相接嘉慶丁巳之春來遊古皖訪君於東郊之紅莊別業談款往復知君所得良深君學淹貫天人而於陰陽五行之理尤洞其奧精識名理得於天授非術數家所能窺測出其所著地理

諸書皆以一己之濳愉默識推闡古人精微析疑破惑俾讀者曠如得未曾有而還證古人又若其說之必當如是而後始安者此豈尋常所可幾也君以手著楊氏天玉經解義問序於余余以此道茫然而閒嘗從事校讐略辨其中源委請附君所解而還質於君按儒者言古無相地之學呂才以爲禮經葬皆北方北首晉之九原漢之北邙皆有定處非人所擇其說非也周官墓大夫掌辨兆域傳稱卜其宅兆雖非陰陽五行家言而有卜有辨則其候風脈水之理未嘗不具於中矣周公澗東瀍西卜維洛食建都立邑大旣有之小亦宜然漢志形家者流以山海經與相人之書同著爲部則地理之

必合陰陽五行其來已久而著兵家形勢之書又與地理形家分部則其同源異流各專家學古人辨之未嘗不詳且析也第文人學士未通於術而藝業諸家又閒於文故其書又失傳而傳者亦多不得其解文人不暇討論而俗師輒以己意顛倒更張仍訛襲舛則術業之悞因以災人禍世所關非纖細也郭氏葬經為後世形家鼻祖而所傳已非完本楊氏天玉經號爲完書與青囊奧語並行郭氏心傳而開後人門徑顧宗旨既晦不知四經三合各有精義而以天玉所言四經爲補青囊三合之微其內傳分上中下篇節次相承而俗本流傳倒亂章段文義不明訛謬錯出術家亦相與沿其習而

莫之覺也非一日矣君以天擅之識濟以博通之學加以數十年閱歷徵驗之功反復討論求其至是章犁句析爲之解義俾千百年沈薶晦蝕之書渙然冰釋油然理解蓋用文學士之所長而通法術家之所祕萃成書俾習術而疏於學者可因法以知文通文而不知術者又可因文以通於法其嘉惠後學而有功前人不亦深且至哉君生質甚奇讀書抱經濟志由州縣起家監司幹濟之略見於設施年甫服政遽爾懸車杜門著書靜觀物理不爲無益空言蓋以卓魯之經綸而晚爲陳邵之高蹈吾宗豪傑士也學術該洽此特其一端云

陳東浦方伯詩序

詩文同出六籍文流而爲纂組之藝詩流而爲聲律之工非詩文矣而不知者猶以工藝竊自喜也文須依附名義而詩無遠指多托比興中人以下得以竄竊形似故詩人之濫或甚於文學誠天性不工韻言旣不能學古人詩而又不敢知紛紜者之詩集故於斯道謝不敏爲顧嘗從事於校讐之業略辨詩教源流謂六經教衰諸子爭鳴劉向條別其流有九至諸子衰而爲文集後世史官不能繼劉向條辨文集流別故文集濫焉六義風衰而騷賦變體劉向條別其流有五則詩賦亦非一家已也第劉向九流之說猶存今推其意以校後世之文如韓出儒家柳出名家蘇出兵家王出法家子瞻縱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橫子固較讐猶可推類以治其餘詩賦五家之說已遂
今漢藝文志詩賦略五家之
分目猶存而闕其分家之說而後世遂混合詩賦爲一
流不知其中流別古人甚於諸子之分家學此則班劉
以後千七百年未有議焉者也故文集之於六經僅一
失傳而詩賦之於六義已再失傳詩家猥濫甚於文也
蘇州布政德化陳東浦先生清名重望在人耳目吏民
知爲使相大臣福星一路而已詩句流傳名流稱誦則
又知爲風雅之宗政事能兼文學而已是說雖未易幾
然以此論先生則未盡也學誠嘗推劉班區別五家之
義以校古今詩賦寥寥鮮有合者詩家不勝患苦或反
詰如何方合五家之推則報之曰古詩去其音節鏗鏘

律詩去其聲病對偶且併去其謀篇用事琢句鍊字一切工藝之法而令翻譯者流但取詩之意義演為通俗語言此中果有卓然其不可及迥然其不同於人者斯可以入五家之推矣苟去是數者而枵然一無所有是工藝而非詩也而詩家者流方謂微妙不可思議又謂意會不可言傳詩有別長妙悟非關學識云云吾不謂諸說盡非也然必有立於是詩之先者且亦必無連篇累什皆無可指之實而盡為微妙難言者也而江湖遊乞與夫纖詭輕薄胥人方藉別長妙悟之說以為城社之憑則經詩三百聖人未嘗有是訓也今觀東浦先生之詩未嘗無微妙未嘗無會意難言至於聲調法律與

夫篇章字句一切工藝之精不能禁人不激賞也而人因以謂是工於詩不知去是數者而先生之詩自在也譬華袞所以章身而華袞非身則所謂使州大臣祈星一路可見其人又豈足以盡其為人也哉今讀冬日和陶狂瘦癡肥諸什則情性之悟會心之遠素所樹立然也讀桑苎春風臣龐龍從寒雲蔽江諸篇則師友淵源交情氣誼非漫然也讀中秋舟中砌花呈喜圓月渝舟及茂州辭別邀塞感懷諸篇則依親為命孺慕不衰可想見也早春觀農夏至占雨二麥三蠶留別閭中諸詩則父母師保稱殫心也風流儒雅則有清秋錦水鶴感前崧之灑逸劬勞民事則有開堰禱雨諸篇之懇惻至

於出槃從戎崎嶇險阻出入死生奮勵忠孝臨機制變弭安反側事上接下不吐不茹前後五年見於篇什學問志節經濟事功與夫番漢風俗山川景象體撰幽險刻畫微至雖千載而下猶如目見昔王全斌平蜀功成而不聞述作杜子美入蜀詩高而不著事功先生殆兼之矣至棧木歸詩之遠意身防不測寄詩歸家黃河失柁之從容蓋庶幾談笑於生死閒非豫立有素而可勉強爲邪夫江南天下財賦區也勝國事隸陪京六部今三布政分理之江𡋯當淮甸之衝安慶控西江之勢其地要耳承平則坦途也蘇州吳越門戶而尤爲南部膏腴賦重役繁非清惠使相不能風化列城臻於至治先生歷歷四

十年能守一官之貧今遍歷三司思周部屋行且節鉞開府洊進平章福星一路者轉而福星天下皆以素所樹立推之無有所屈則誦其詩固可知其人也倘推劉班五家之例必曰此儒者言孝友施於有政者耳學誠稔先生名也久嘗恨不得一見嘉慶丙辰歲杪來止安慶幸接謦欬披誠如素明年二月先生移部蘇州見示詩編因書所見以爲贈別亦不自辨其爲序詩與序人也

元次山集書後

元次山集十二卷淮南黄又研旅訂刊黄又不知何時人淮南亦不知何縣治無題跋不知其訂刊歲月梢板

精佳款式亦似近代人所爲大兒貽選購之五柳居陶氏書估可寶貴也晁氏讀書志有元子十卷琦玕子一卷文編十卷按次山自序文編十卷凡二百三首今正集十卷實二百四首當是傳誤也陳氏書錄解題元次山集二本蜀本但載自序江州本以李商隱序冠首蜀本拾遺一卷中興頌五規十惡之屬皆在江本則分置十卷按商隱序次山文集有文編有後集有元子三書皆自爲之序心經已下若干篇是外曾孫遼東李惲辭收得之爲元文後編而琦玕子一卷者反不在錄後集一作詩集未知孰是宋陳晁二家所錄則無後集後編而所謂蜀本拾遺一卷者不知何人所稱今本拾遺二

十三篇分爲二卷而五規與惡圓惡曲二篇在拾遺前卷通檢正集十卷與拾遺二卷亦無十惡篇目其中興頌則在正集第六卷中與蜀本所謂俱在拾遺與江州本所謂分置十卷者俱不合其猗玗子集中又附作猗玗子當是傳寫之訛洪容齋隨筆謂次山文編十卷李商隱作序今九江所刻是也又有元子十卷李紓作序凡一百五篇其十四篇已見文編其餘大抵澶漫矯亢悖理害教於事無補按元子一百五篇今亦未見而洪氏謂見文編者一十有四則今集中有稱猗玗子者疑即所著猗玗子一卷之中亦有出入者也又次山自序文編今在拾遺後卷與蜀本拾遺一卷而自序冠於首

者亦不相合序末書大厤三年丁未中冬按大厤三年當是戊申丁未乃在二年次山本傳卒年五十按次山別王佐卿序癸卯歲元結年四十五癸卯爲代宗廣德元年是年次山年四十五其生當在玄宗開元七年己未卒年五十正代宗大厤戊申撰序又在中冬疑三年爲二年之悞撰後一年而次山遂卒遺文當遺無多疑商隱所謂後集或作詩集者爲近之然自序卒不可見當闕疑也次山於文前人評論已詳大約抗節勵志不可規隨讀其書可以想見其人雖若矯勵大過矜失之廉然而亦君子矣義山稱許其文未免失實必若所言昌黎韓氏猶未敢任至謂不必仲尼爲師尤害於理高

氏子略取與柳州頡頏上下似爲得之第柳以少年驟進中間得罪貶竄謫居悔過既已無望於時其志將以傳後故氣稍平元則晩歲始達中間浮沈亂世既結主知又多與時椎鑿其心切於憤世故氣尤亢蓋其所處然也元之面目出於諸子人所共知其根蘊本之騷人而感激怨懟奇怪之作亦自天問招魂揚其餘烈人不知也洪氏訓其元子十卷悖理害教今觀洪氏所舉脊方二十國事楚亦憤世嫉邪之意不以文害辭志亦自無傷蓋元子作於天寶乙未以前次山之才非歲不獲一第故本屈騷之志而蕩肆於莊周之寓言古人不自有此一種無足怪也至其涉世之文高古清樸唐賢鮮

有能及之者使以次山之才之學生後四五十年得與昌黎韓氏同時酬唱講摩討論則相如揚雄並時生矣人謂六朝綺靡昌黎始回八代之衰不知五十年前早有河南元氏爲古學於舉世不爲之日也嗚呼元亦豪傑也哉

唐劉蛻集書後

劉復愚文集六卷明天啟四年吳䪺編輯刻板行世乾隆丁酉戊戌之閒大兒貽選從朱先生假影鈔本攜歸手錄爲文四十八篇䪺自敘爲於緇廬披翻蠹冊文多漫滅以意强會僅辨山書及文冢銘猶有桑悅私印因搜唐編眾輯而裒爲六卷蛻上崔尚書有集十卷舊拔

刺書一卷雜歌詩二卷陳氏書錄解題文泉子十卷皆不可見蓋劉氏舊書之亡久矣論者以劉蛻孫樵並稱今以蛻較樵蛻爲尤僻矣山書頗得莊生緒言禹書則經生著論而稍變音節無深義也古漁父首篇頗奇後三篇柳州雜著類也其餘雜論及投報諸書文詭而理不失正大約怪澀自其天性窮不得志愈鬱而爲奇詭此養氣之所以爲要務也孫樵劉蛻所養未充要於古人之學實有所見而文境幽僻乃其生質使然故披文見志可以卓然不朽後人無其志意而貌襲其詭激不知於文理殊未通也此不可以不辨吳騑不知何許人首有熊文舉序稱其字爲衆香餘俟異日考之

王右丞集書後

王摩詰詩文二十八卷弁語一卷附錄一卷序目一卷總三十一卷仁和趙殿成松谷氏箋注李穆堂紱杭大宗世駿全謝山祖望厲太鴻鶚皆爲之序趙君於此書博贍精辨於近代注書家號爲傑出其自述所見王集舊本如廬陵劉須溪武陵顧元緯句曲顧可久吳興淩初成四家之書推須溪本爲最善而惜於蜀本廣信本維揚本與何義門考正宋槧本俱未得見又以詩有多本可校而文則僅有顧元緯本餘皆不見爲惜嘗考王縉進維集表詩筆十卷今須溪本詩集六卷合武陵本文集四卷卻如其數則析爲二十八卷自趙君箋注始

也趙君又云舊唐書維傳弟縉對代宗言編綴都得四百餘篇今須溪本所載僅三百七十一篇疑非寶應所進原本今按傳載代宗語云多少文集卿可進來表進文云其成十卷隨表奉進則四百餘首似合詩文計之詩篇三百七十雜體文字六十餘篇合計正符其數似未有所遺也摩詰蕭遠清謐淡然塵外詩文絢爛歸入平淡似不食人間煙火味者鬱輪袍取解之辱杭大宗已辨其誣陷身於賊服藥取痢佯瘖賦凝碧池詩前人謂其心未忘君不能引決爲遺憾耳歷觀前世清靜自好之士能輕富貴寡嗜欲而往往顧惜身命臨難不能引決依違濡忍卒遺後世譏議若揚子雲之投閣餘生

王摩詰之輞川晚節均可惜也子雲心儀老氏摩詰神契空王聰明才學使人可欲者多則不免於雉羅之患而淡泊寧靜不自義方微直中來則隱微私□猶存不能臨危難而授義命也故責以古人之道義摩詰可謂君子而不幸者矣若其肅慵猥鄙患得患失本非學道之人則文章流麗必有駒踣牽率發於不知其然而然不能有此物外遠致是又在乎知言者之善鑒也

朱崇沐校刊韓文考異書後

韓文公集四十卷外集十卷集傳一卷遺文一卷序目一卷總五十三卷朱子校昌黎文集別著考異十卷自為一書留耕王氏伯大倅劍南時取考異附於正集本

文之下而以洪氏興祖年譜辨證樊氏汝霖韓志及年譜注孫氏汝聽韓氏醇祝氏充三家全解參附其閒王氏又集諸家之善更定音釋附於逐卷之後不入正文仍空其下以待竄補書以考異爲主故正文篇次俱按方崧卿本而以諸本參校著爲凡例一十二條所謂南劍官本是也明萬厤中朱子裔孫崇沐又取劍本重刻而以王氏音釋同附正文之下以便省覽蓋自朱子考異以後三更其面目矣此本行世最廣而標名仍稱朱子韓文考異學者不察遂以王氏之書爲考異也王氏此書兼採樊韓孫祝諸家之說補綴考異之所不逮頁亦有功其於考異全文初無改竄至字句小有異同或

為傳寫之訛碑誌數卷考異於卷首注明某篇為碑某篇為誌此本刪去尚無甚礙惟於遺文傳末有憲宗朋慰諸道疏及慈恩洛陽華岳題名七段朱子俱仍方本存錄今本刪去不載且他本所有而方本刪去或方本所有而朱子刪去者尚皆存其篇目而著說於下獨於此處并篇目而刪之殆不可解余家所藏韓文四本此本最為流俗通用楮板未為精佳惟是童子塾中初購此書即已寶如拱璧其後先君丹墨評點指示初學為文義法小子自幼習焉手澤所存珍而襲之不特以其為舊物也憶此書乃甲戌秋冬所購是時先君方宦湖北應城知縣塾師於舉業外禁不得閱看他書及得此

集匧藏篋笥燈颸輙竊觀之初不盡解顧愛好焉不忍釋手今撫玩之三十年前光景猶歷歷也

東雅堂校刻韓文書後

長洲徐氏時泰校刊昌黎先生集用宋廖瑩中世綵堂本卷次篇第與南劍官本不異徐氏之意以魏仲舉刊五百家注引注冗複而方崧卿舉正及朱子校本與考異之文未得附入故以朱子校本考異為主而刪取諸家要語附注其下在今世遂稱佳本所謂東雅堂本是也此本較諸刻最為晚出前人考校疏證論辨之說至是匯集不為不多苟欲刊定此書蔚垂不朽則宜詳具始末彙集眾長為韓集之大全可也如考訂時事辨別

傳聞則程呂洪樊諸譜記當備載也校正文字疏證名
物則祝氏音義王氏音釋蔡氏補注諸編不宜略也評
論文墨商搉義理則詩話文評備先語錄前人序例當
甄採也詩有唱和文有端委如月蝕詩之盧仝原作平
淮西碑之段文昌改本俱宜附注本篇之下推類而及
凡有同時交際詩文苟有傳者必當搜輯同編以見郢
人之質同敢之善乃使讀韓集者無遺憾焉可也至於
外集遺文眞僞雜出亦當存其本文著其所以辨別之
說一如諸子外雜諸篇縱有他人之筆苟使相傳有自
斷無刪去其文者也蓋文集者一人之史也其事其文
苟與其人相涉未有不爲一例通編固不必盡出其人

手筆亦不可遽以我意區分乃爲善考古人之業也徐氏苟欲訂定善本折衷一是以供子弟之誦習則按據朱子考異盡刪繁文以歸簡易抑亦可矣如曰將盡心於韓集使無憾焉則當博取衆長有條不紊如前說焉然後可也今乃約既不精博又不盡所求非其所用所志非其所爲世傳以爲佳本相與矜之誠不知其何所取也且如原道一篇最爲先儒聚訟徐氏初無折衷僅採楊龜山及蘇子由駁議二條理既不確又不博採他說以參互之使人得以自爲別擇將使後生小子何所決是非乎大者如此他可知矣柳城方氏世舉謂其辨注多而箋事少不知辨注雖多仍少發明其書可備參

稽而不可爲定本茍欲集韓氏之大全固當醕駁兼收虛實互致其有成書者如舉正考異音釋補注之類各自爲書列於正集之後其本無成書或雖有其書而久亡者則裒集諸說條次逐篇之末而間附己意以折其中如范甯集解穀梁之例可也至隨文解義偏旁音訓之類則順次本文之下以便讀者之省覽可也嗚呼文士之見祗拘拘於文章工拙而先儒之辨惟介介於義理醕疵至考古之士則又惟是時事始末出處先後之間援記證傳紛紛未已不知一人之集固爲一人之史而他集與他史傳固將藉是以爲辨裁執一不可相通兼收乃克有濟然而自古及今未聞有議及者是固斯

文之闕典也余故發明其指以待後之從事於韓集者且欲凡有志於考定前人胥用是為例焉詎非藝文之大概不朽之盛事耶此書於韓集雖未為至而刓劂精頁款識古雅豈之絫閒摩挲寶玩蓋亦不可少之物也緣世之所震矜是以推本而極言之

葛板韓文書後

前明東吳葛鼒靖調氏校刻韓集五十三卷卷第篇次與諸本皆同盡刪諸家之說而一以朱子考正原文為主折衷一定朱子所兩存者亦不復更存旁注所以便初學也靖調氏伯仲校刻諸書世號葛板其為篇雖簡約而校讎頗復盡心此本雖本朱子校定正文而審定

篇第則尤為慎密按考異篇第於正集四十卷俱仍舊漢原編其外集遺文則據方崧卿所收二十五篇之外增入諸家所錄與順宗實錄五卷並編十卷中有刪者亦存篇目以俟後人考定斯是諸本皆以考異篇目為準則矣然考異於遺文篇次將皇帝即位賀宰相啟編於汴州嘉禾嘉瓜狀後賀諸道狀賀觀察使狀之前其憲宗崩慰諸道疏則編於賀諸道狀賀觀察使狀後潮州謝孔大夫狀前於類例似為不倫宋紫沐本則以賀宰相啟移置奏嘉禾狀之前似矣而刪去慰諸道疏亦不可解葛氏則啟列狀前疏列狀後文以類從頗似得當第不著其說似病於過略耳又退之與大顛師書宋

子於第三書不如親顏色句謂親字下顏字上當有見字而石本杭本皆闕故不敢增而空其處此校書闕文之義必當如是今葛氏既以闕處塡作見字亦似非闕疑愼言之意至於正集之下邳侯革華傳題下注闕本無此篇乃用方崧卿說而刪去之外集選文有用舉正及考異之文而刪去者俱注闕字不注去之之說則體例亦未盡一矣凡此皆葛板之未盡善者是校書之所以難也前人文集非特校正爲難即編次篇第亦不易易蓋不明著作之意及文字承用體裁鮮有能得當者世俗習而不察集部目次多是率意編類如賦先於詩詩賦先於衆體乃是昭明文選一時隨例而文人編集

遂爲千古典型尤可異也唐人文集韓退之文定於李漢柳子厚文定於劉禹錫最爲當世所稱柳集卷數今已訛錯而李漢韓集目次則諸本皆同雖甲賦乙詩尙沿陋例而中閒雜體文字則頗見其用心蓋緣雜著四十三題不爲强分類例則似有竊於古人著作之遺惟卄三卷卷末七記明是記體不合編於雜著耳若移七記冠於十四卷之首而標類爲記更以十四卷猶相乳以下七題編於十三卷之末定爲雜著三卷鄆州谿堂詩別編於詩則位置無遺憾矣至圬者王承福傳編入雜著而毛穎傳編於雜文既不別立傳類而又不混合爲一尤爲有識蓋二篇本非傳體文苑文粹入傳非也

王承福乃有爲而作故入雜著毛穎乃是游戲故入雜文也至太學生何蕃傳編於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後答張籍二書之前方崧卿從舊本作太學生何蕃書以爲此文總於書類當從舊本作書朱子以謂文實傳體仍當爲傳此則疑方說爲得之蓋史法不傳生人且文體亦不類傳乃是書事體耳孫樵書何與於即其例也書事之文依李漢例亦當編於雜著今因篇以書名而竟編於書牘之內乃李漢之疏也若篇題本自爲傳李漢安得如是之外誤乎至於餞送詩序當分主客一已作詩而序引其端則序乃一詩之序當編入詩類而序乃同於詩小序也與眾同賦而又爲作序則序乃眾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詩之序也序編序類而分賦之詩仍歸詩類乃爲得當今送溫處士赴河陽軍送鄭尙書鎭海南等篇皆序與詩分載當矣而送張道士與鄭十校理皆以詩編序後未免爲例不純而送陸歙州詩乃是昌黎一人所賦其序卽同詩之小序今不編於詩類而編入序類又不免於反主而爲客矣石鼎聯句詩序乃是以文滑稽例當編入雜文今亦編於序類非也石鼎序之不可爲序猶毛穎傳之不可爲傳也又狀體亦自不一奏御之狀與表同類申逹上官之狀與書啟同類今與盧郎中薦侯喜狀袁州申使狀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三首雜入奏狀之內皆不可以爲訓凡此並是李漢編次不能條理

吳興劉氏嘉業堂

舉一可以反三編集諸家不可不討論而熟察之也此類固與葛氏校刊得失無與因其闕篇之注義例不明故引申而及之以爲篇於時而拘於墟者覺也

朱子韓文考異原本書後

朱子韓文考異十卷自王留耕散入韓集正文之下其原本久失傳矣康熙中安溪李厚菴相國得宋槧本於石門藏書家重付之梓校讐字畫精密綦甚計字十一萬七千九百有奇諦審此書乃知俗本增删失舊概也第一卷第四卷第六卷第七卷卷尾俱有補注安溪公親見原本補注皆作行書第一卷注文自稱曰洽故疑爲朱子門人張元德所刊尤非他宋槧本可比洵可寶

也按第四卷補注引楊倞荀子注性惡篇後注文全載原性一篇與今本多異而楊倞稱原性爲性原則五原以原字在下唐人所見之本已有如此者矣方本諸篇皆以原字居上獨原性題爲性原宜朱子以爲不然不知唐人已有是篇目也此等雖無關於文義然東雅堂本已以淮南子原道篇相擬矣今按劉勰文心雕龍亦有原道與韓子原道鼎峙而三韓最晚出而世人言原道者但知韓氏不甚知彼二家此布帛菽粟所以重於空青大浣也古人讀書不憚委曲繁重初不近取耳目之便故傳注訓故其先皆離經而別自爲書至馬鄭諸儒以傳附經就經作注觀覽雖便而古法乃漸亡矣評

論文字抑揚工拙雖爲道之末務然如摯氏文章志論劉氏文心雕龍亦離文而別自爲書至眞謝諸公就文加評因評而加圈點識別雖便誦習而體例乃漸褻矣至於校讐書籍則自劉向揚雄以還類皆就書是正未有辨論同異離本文而別自爲書者郭京周易舉正以家藏王韓手寫眞本比校世所行本正得一百三十五處二百七十三字自爲一書不以入經此尊經也其餘則絕無其例矣至宋人校正韓集如方氏舉正朱子考異則用古傳注例離文別自爲書是皆後人義例之密過於古人竊謂校書必當以是爲法刻古人書亦當取善本校讐之自爲一書者附刻本書之後俾後之人不

憚先後檢閱之繁而參互審諦則心思易於精入所謂一覽而無遺不如反覆之覈核也古人離文析句爲書非但自存謙牧不敢參越前人之書而已亦欲學者不憚繁難而致功庶幾有益耳一取便於耳目未免漫忽而不經心此意亦可思也

韓詩編年箋注書後

桐城方世舉扶南氏撰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每卷之首標列篇目篇目之下標明出處時世覩者但考十二篇目而洪氏年譜辨證程氏歷官之記皆可列眉而指數焉德州盧氏見曾爲之訂正復舛而刻以行世是亦攻韓集者不可不備之書也唐人詩集宜編年

者莫若杜韓杜之編年多矣韓則僅見於此此是固論世知人之學實亦可見詩文之集固為一人之史學者不可不知此意為詩文者篇題苟皆自注歲月則後人一隅三反藉以考正時事當不止於小補而已按周紫芝辨韓詩嘲鼾睡二首以為退之平日未嘗用佛家語且譏佛皺眉之類語近鄙俚此詩非韓作眞讐說也方氏據朱子集中有晨起讀佛經解之似矣顧韓詩中夠有東野失子大用涅槃經語何嘗以佛經為諱月蝕詩中杷沙腳手婪酣大肚等語何嘗以鄙俚為嫌顧俠君號為通博乃取此等悠謬議論殊不可解近閱有說詩者於廬江小吏焦仲卿妻一篇掩誣焦仲卿之溺愛忘親

自謂有補風教此等直是村荒學究見識以此論文最爲悮事借方氏斷之猶未暢厥指也大抵學人之詩才人之詩詩人之詩文人之詩各有所長亦各有其流弊但要醞釀於中有其自得而不襲於形貌不矜於聲名卽其所以不朽之質是以漢志區詩賦爲五種而賦家者流又分屈原荀況陸賈以下別爲三家之學惜劉班當日但分其類而未嘗明著其說而後世家學流別之義又無有能通之者是以各就已之所近浸淫入之以爲詩賦之道一而已矣苟有不爲其說不同其道而稱詩賦者卽不勝其入主出奴憤若不共戴天苟有識者通其源流奚足當吹劍之一吷乎主風教者貴有操持

之實極言是也婉言亦是也無其實而億於道人之鐸無謂也徵舉術者貴有懷抱之志侈言是也約言亦是也無其志而勞於書肆之估無謂也性靈詩之質也魂夢於虛無飄渺豈有質乎音節詩之文也桎梏於平反雙單豈成文乎三百之旨五種之流三家之學虛實侈約平奇雅俗何者非從六義中出但問胸懷志趣有得否耳而世人論詩紛紛攘攘昧原逐流離歧攘臂於齰舌之間以謂詩人別有懷抱嗚呼詩千萬一言以蔽之曰誠而已矣

韓文五百家注書後

韓文五百家注四十卷序目姓氏一卷無外集遺文蓋

魏仲舉裒輯諸家朱子考異未出故外集遺文猶未有定本也其注有視今詳備可採輯者亦有先後無取可刪削者其名五百家注自韓子同時柳劉籍湜以至趙宋文人凡有一語偶及一言偶舉之者無不羅列姓氏猶未足五百也約略其辭舉其成數云耳其實專門治韓集者不過十餘家猶未得盡見其全書也杜詩有千家注治騷者稱七十二家美其言以詫庸俗之耳目蓋前後出一轍也然而余不病其過侈特病其過於約也向使專門治韓之書如叢書之例盡刻其全而次附本集之後三百餘家姓氏凡有言議涉於韓者悉採無遺而附於逐篇之後豈不蔚然成大觀哉凡輯書之體約

則欲其極精廣則欲其極備精以明專家之長而備以待採擇之便二者交資而不可偏廢者也若標名博大而按實頗疏君子無所取也

讀道古堂文集

杭大宗集有兩浙經籍志序自言雍正辛亥制府禮聘名碩修浙省全志經籍一志其所創也爲卷五爲目五十有九爲書一萬有奇無何制府朝京局事大變狐慿虎以作威蜮含沙而射影檄取成書妄生彈射謂時令地理非史天文律厤非子食貨不宜別標寶貨器用醫家不宜更分經方針灸樹頤頦而插齒牙沸吼吹脣牟不可破予援四代史志及崇文昭德莆田鄱陽之書以

證之益復中其所畏倡為鴟張猥瑣之談以濟其鵷鶵腐鼠之嚇謂　聖天子稽古向學將按籍而開獻書之路封疆大吏慮不能盡應至郢書燕說記醜而博貽曲學之譏來求全之責又草莽私史孤憤離騷將吹毛索瘢傷桃戒李凡此數說嚮丸飛鉗惝疑虛喝當局秉筆者舌撟頸縮大有戒心文儒魁士之述作以疑似而見刪家戢函德之章程因避移而并廢續鳧斷鶴取笑通人今世行本是也杭復與爭請經籍所以補列傳闕漏班固不為馮商列傳而續史記則志於藝文劉昫不爲劉蛻列傳而文泉子則志於經籍然竟不能救杭因次其舊稾別本單行聊述其顛末如此按杭所稱制府李

公衛也予在京師見朱竹君先生家藏各省通志其體例以浙江通志爲最卽李公所修本也此事見於雍正年間　硃批奏摺李公當日請動公帑萬金彼時物力不甚艱難一切人功食用剞劂較今殆省倍蓰而請帑萬金優禮厚幣徵名賢也杭於史學朱爲深造然才雄學富一時未易其儔浙志體例優於他部殆其力歟而小人譸張遽已如此蒼蠅變亂黑白雖李公之裁斷猶不能禁於暫去之際羣邪醜正從古然矣

讀北史儒林傳隨劄

北史儒林傳梁祚嘗撰并陳壽三國志名曰國統不知體例如何莫能考也

隋牛宏引劉炫同修律令九品妻毋得再醮炫著論以爲不可宏從之按品官之妻再醮坐絞而隋制無罪何可訓也命婦再醮坐絞今律也

魏平恆薊人傳云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於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按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

中山張吾貴與饒陽劉獻之齊名皆稱儒宗吾貴門徒千數而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皆通經之士識者辨其優劣

北史儒林傳於劉獻之甚爲推許然嘗注涅槃經孫惠蔚最爲通顯嘗因夜論佛經有愜帝意詔加惠蔚法師

之號是雖當時風氣然諸儒入傳竟無完行李延壽其有所激而爲是篇歟孫靈暉爲南陽王死後每七日至百日請僧設齋

劉蘭之傳既云張吾貴以聰辨過人其所解說不本先儒之旨惟蘭推經傳之由本注者之意參以緯候及先儒舊事甚爲精悉又云排毀公羊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至於敘及葛巾單衣鬼物入座責其無禮今特見召少時蘭死則荒唐不可爲訓李氏過采小說有玷儒林篇目也一篇之中褒貶亦不相蒙

惠蔚傳議太祖廟雖改制昭穆不易助崔光議昭穆應以次易諸儒莫能屈及遷祕書丞見典籍未周及閱舊

與先無定目新故雜揉首尾不全有者累帙數十無者曠年不寫請依前丞盧昶所撰甲乙新錄欲裨殘補闕損并有無校練句讀以爲定本次第均寫永爲常式其省先無本者廣加推尋搜求令足求令四門博士及在京儒生四十人在祕書省專精校考參定字義此是劉向劉歆校讐之業也及代崔光爲著作郎才非文史無所撰著然則禮家制度館閣校讐其與文史一途各不相侔久矣

華陰徐遵明乃師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辭去師張吾貴數月私謂友人張生名高而義無檢格凡所講說不愜吾心請更從師遂又從范陽周買德一年

復欲去之平原田猛略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終恐無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乃詣平原唐遷居於蠶舍讀孝經論語毛詩尚書三禮不出門院六年又知館陶趙世業家有服氏春秋是晉世永嘉舊寫往讀復經數載教授門徒海內莫不宗仰事師而不憾意自不可以因循然屢就而屢辭則終嫌其始訪之不愼爾

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物以待之名曰影質有損儒者之風古人束修請謁載酒問字所謂禮也禮不備君子惡之因以貨殖是爲利也宜爲北史所譏矣

鄭元論語序書以八寸策悞作八十宗遵明不知爲悞而又不得解因曲爲之說則遵明之學亦必有傅會不諦者也

衛國蕭徵魏孝武所受業於宣武時累遷安州刺史通職過家置酒高會曰腰龜歸國昔人稱榮仗節過家云胡不樂誡子弟曰此之富貴勤學所致耳韓昌黎符讀書城南詩爲先儒所譏今微言之陋如此而史以爲榮何哉

上黨李業興師事徐遵明於趙魏之閒漁陽鮮于靈馥亦聚徒教授而遵明聲譽未高著錄尚寡乃詣靈馥類受業者靈馥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業興默然

而不言及靈復說左傳業興問其大義數條靈復不能對於是振衣起曰羌弟子正如是爾便遂徑還自此靈復生徒傾學而就遵明學徒大盛業興為之也此等雖兒氣說亦近猥淨後世標榜聲名釀成惡習其端自此起而史亦無貶辭因知當時風氣所趨不以為訖也盧景裕講易其子崇祖年方十一與之論難業興助成其子至於忿鬬亦非儒者氣象也

隋李文博著政道集十卷亦自定集名之積漸也

文苑中如明克讓豈不當入儒林

熊安生博通五經專以三禮教授何至受人之誑指古塚為晉河南將軍七十二世訟不得直率族向塚而號

此經學豈可信邪抑生性迂拘世以此誣之邪觀其對周武帝直是佞倖一流阿旨取容儒教乃若是邪

劉炫自贊歷引通人司馬相如揚子雲馬季長鄭康成皆自敘徽美傳芳來葉按相如子雲自序人皆知之馬扶風鄭高密自序不見前人議及炫固當見之

隋蜀王秀爲太子廣誣搆禁錮之中上書乞哀文帝報書深譴讁之不得其死讀其本傳未嘗不哀其不幸及閱北史儒林傳劉焯劉炫當代碩儒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既至京師敕令事秀焯等遷延未往秀大怒枷送益州大窘辱之幸秀廢斥方得免難暴慢如此幽廢殞身非不幸也

昌亭劉焯景城劉炫結盟爲友並有大名焯既通博善聞無可訾議而北史譏其懷抱不曠又嗇於財不行束修者未嘗有所教誨若如北史所言正合夫子束修以上未嘗無誨之旨何反以爲譏炫則既造僞三墳與晉春秋又失身從盜以至官吏不收飢寒而死雖史文似慨當日輕儒以至於此然儒林之篇幾於無一完行史亦未嘗不交譏之蓋士賤則易於喪品時賤而能自貴其品乃聖賢之徒儒林不過學者之事未可與言立身而行道也

平恆傳恆三子不率父業好酒自棄恆不爲營事曰此輩會是衰頓何勞煩我別搆精廬一奴自給妻子莫得

而往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一雍等共飲啖之家人無得嘗焉此序平西夫妻父子之間全是乖謬至時老東安公一雍何文理亦大欠明白此等序入儒林何所取之

論修史籍考要略

校讐著錄自古爲難二十一家之書志典籍者僅有漢隋唐宋四家餘則闕如明史止錄有明一代著述不錄前代留遺非故爲闕略也蓋無專門著錄名家勒爲成書以作憑藉也史志篇幅有限故止記部目且亦不免錯訛私家記載間有考訂僅就耳目所見不能悉覽無遺朱竹垞氏經義一考爲功甚鉅既辨經籍存亡且採

羣書敘錄閒爲案斷以折其衷後人溯經藝者所攸賴矣第類例閒有未盡則創始之難而所收止於經部則史籍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盡勢固不能無待於後人也今擬修史籍考一倣朱氏成法少加變通蔚爲鉅部以存經緯相宜之意一曰古逸宜存史之部次後於經而史之原起實先於經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蒼頡嘗爲黃帝之史則經名未立而先有史矣後世著錄惟以史漢爲首則尙書春秋尊爲經訓故也今作史考宜具原委凡六經左國周秦諸子所引古史逸文如左傳所稱軍志周志大戴所稱丹書青史之類略倣玉海藝文之意首標古逸一門以討其原二曰家法宜辨較

譬之學與著錄相爲表裏較讐類例不淸著錄終無原委舊例以二十一家之言同列正史其實類例不淸馬遷乃通史也梁武通史鄭樵通志之類屬之班固斷代專門之書也華謝范沈諸家屬之陳志分國之書也十六國春秋九國志之類屬之南北史斷取數代之書也歐薛五代諸史屬之晉書唐書集衆官修之書也宋遼金元諸史屬之家法分明庶幾條理可貫而究史學者可以溯源流矣他若編年故事職官儀注之類折衷歷代藝文史部子目以次區分可也三曰翦裁宜法史部之書倍於經部卷帙多寡約略計之僅與朱氏經考相去不遠蓋一書之中但取精要數語足以該括全書足

矣篇目有可考者自宜備載其序論題跋文辭浮汎與意義複沓者概從刪節但記作序作跋年月銜名以備參考而已按語亦取簡而易明無庸多事敷衍庶幾文無虛飾書歸有用四曰逸篇宜採古逸之史已詳首條若兩漢以下至於隋代史氏家學尚未盡泯亡逸之史載在傳志崖略尚有可考其遺篇逸句散見羣書稱引亦可寶貴自隋以前古書存者無多耳目易於周遍可倣王伯厚氏採輯鄭氏書易三家詩訓之例備錄本書之下亦朱竹垞氏采錄緯候逸文之成法也此於史學所補實非淺鮮五曰嫌名宜辨史記之名起於後世當時止稱司馬遷書漢書因東京而橫加前漢固俗稱也

五代之書薛氏稱五代史歐陽則稱新五代史記至於漢記之有東觀異乎劉賈之所敘錄曹氏自有魏書異於陳子之分子目古人之書或一書歧名或異書同名者多矣皆於標題之下注明同異名目以便稽檢仍取諸書名目倣佩文韻府之例依韻先編檔簿以俟檢覈庶幾編次之時乃無遺漏複疊之患六曰經部宜通古無經史之別六藝皆掌之史官不特尙書與春秋也今六藝以聖訓而尊初非以其體用不入史也而經部之所以浩繁則因訓詁解義音訓而多若六藝本書卽是諸史根源豈可離哉今如易部之乾坤鑿度書部之逸周諸解春秋之外傳後語韓氏傳詩戴氏記禮俱與古

昔史記相爲出入雖云已入朱氏經考不能不於史考溯其淵源乃使人曉然於殊途同歸之義然彼詳此略彼全此偏主賓輕重又自有權衡也七曰子部宜擇諸子之書多與史部相爲表裏如周官典法多見於管子呂覽列國瑣事多見於晏子韓非若使鉤章釽句附會史裁固非作書體要但如官圖月令地圓諸篇之鴻文鉅典儲說諫篇之排列記載實於史部例有專門自宜擇取要刪入於篇次乃使求史事者無遺憾矣八曰集部宜裁漢魏六朝史學必取專門文人之集不過銘箴頌誄詩賦書表文檄諸作而已唐人文集間有紀事蓋史學至唐而盡失也及宋元以來文人之集傳記漸多

史學文才淆而爲一於是古人專門之業不可問矣然人之聰明智力必有所近耳聞目見備急應求則有傳記誌狀之撰書事紀述之文其所取用反較古人文集徵實爲多此乃史裁本體因無專門家學失陷文集之中亦可惜也是宜取其連篇累卷入史例者分別登書此亦朱氏取洪範五行傳於曾王文集之故事也九曰方志宜選既作史考凡關史學之書自宜鉅細無遺備登於錄矣乃有不得不去取者府州縣志是也其書計數盈千又兼新舊雜揉不下三十餘種而淺俗不典迂謬可怪油俚不根猥劣可憎者殆過半焉若胥吏簿書經生策括猶足稱爲彼善於此者矣是以言及方志搢

紳先生每難言之又其書散在天下非一時人力所能彙聚是宜僅就見聞所及有可取者稍爲敘述無可取者僅著名目不及見者亦無庸過爲搜尋後人亦得以量其所不及也十曰譜牒宜略方志在官之書猶多庸劣家譜私門之記其弊較之方志殆又甚焉古者譜牒掌於官而後世人自爲書不復領於郎令史故也其徵求之難甚於方志是亦不可得而強索者矣惟於統譜類譜彙合爲編而專家之譜但取一時理法名家世宦巨族力之所能及者以次列之仍著所以不能遍及之故以待後人之別擇可耳十一曰考異宜精史籍成編取精用宏其功包經子集而其用同經義考矣然比類

既多不能無所牴牾參差同異勢不能免隨時編次之際取其分歧互見之說賅而存之俟成書之後別爲考異一編庶幾無罅漏矣十二曰板刻宜詳朱氏經義考後有刊板一條不過記載刊木原委而惜其未盡善者未載刊本之異同也金石刻書自歐趙洪薛以來詳哉其言之矣板刻之書流傳旣廣訛失亦多其所據何本較訂何人出於誰氏刻於何年款識何若有誰題跋孰爲序引板存何處有無缺訛一書曾經幾刻諸刻有何異同惜未嘗有人倣前人金石錄例而爲之專書者也如其有之則按錄求書不迷所向嘉惠後學豈不遠勝金石錄乎如有餘力所及則當補朱氏經考之遺史考

亦可以例倣也十三曰　制書宜尊　列聖寶訓　五
朝實錄　巡幸盛典　蕩平方略一切尊藏史宬者不
分類例但照年月先後恭編卷首十四曰禁例宜明凡
違礙書籍或銷毀全書或摘抽摘毀其摘抽而尚聽存
留本書者仍分別著錄如全書銷毀者著其違礙應禁
之故不分類例另編卷末以昭功令十五曰採摭宜詳
現有之書鈔錄敘目凡例亡逸之書搜剔羣書紀載以
及聞見所及理宜先作長編序跋評論之類鈔錄不厭
其詳長編既定及至纂輯之時删繁就簡考訂易於為
力仍照朱氏經考之例分別存軼闕與未見四門以見
徵信

與邵二雲書

逢之寄來逸史甚得所用至云摭逸之多有百餘紙不止者難以附入史考但須載其考證此說亦有理然弟意以爲蒐羅逸史爲功亦自不小其書既成當與余仲林經解鉤沈可以對峙理宜別爲一書另刻以附史考之後史考以敵朱氏經考逸史以敵余氏鉤沈亦一時天生瑜亮洵稱藝林之盛事也但朱余二人各自爲書故朱氏經考本以著錄爲事附登緯候逸文余氏鉤沈本以搜逸爲功而於首卷別爲五百餘家著錄蓋著錄與蒐逸二事本屬同功異用故兩家推究所極不侔而合如此今兩書皆出弇山先生一人之手則又可自爲

呼吸照應較彼二家更便利矣夫史籍遺篇逸句不講著錄部次則無所附麗更不比余氏經解猶有本經白文可以作間架也今爲酌定凡例自唐以前諸品逸史除蒐采尙可成卷帙者做叢書例另作敘跋較刻以附史籍考後其零章碎句不能成卷帙者仍入史籍考內以作考證至習之另刻不過以其卷頁累墜不便附於各條之下其爲體裁仍是搜逸以證著錄與零章碎句之附於各條下者未始有殊故文雖另刻必於本條著錄之下注明另刻字樣以便稽檢鴻編鉅製取多用宏創例僅得大凡及其從事編摩時遇盤根錯節必須因時準酌例以義起窮變通久難以一端而盡凡事不厭

往復熟商今玆所擬不識高明以爲何如至宋元以來史部著述浩繁自諸家目錄之外名人文集有序文題跋雜書說部有評論敘述均須摘抉搜羅其文集之敘跋不無仰資館閣說部則當搜其外間所無者此事不知張供事能勝任否吾兄幸熟計之若得此二事具則於采擇之功庶幾十得其八九矣又文集內有傳誌狀述敘人著述有關於史部者皆不可忽四月廿二日

與胡雒君論校胡穉威集二簡

昨示校刊胡穉威徵君文集所言先後月次與其人之專愚誠不足當一噱徵君於雍正乾隆間名噪京師三十年至今猶有相引重者學使命刊必有京師同志相

囑誠佳事也鄉人取比毛西河氏此恐未逮當與杭堇浦氏齊息園氏互校短長夫毛氏甚駁不及杭齊之醕也但取立言有故能自成家不徒以文學表見則杭齊若有待焉若其才雄學富舉相似也鄙人亦未讀徵君全書蓋習聞其緒論而竊其一二序記因以所見質於同人則頗以鄙論爲然故今欲一見其書以冀質乎向者之所擬議也所以錄本暫假一觀明日必可納上也至編次諸體先序殿賦以爲徵君手定此言恐有所授當審察之鄙著文史通義有繁稱匡謬文集文選韓柳諸篇專論編次文集目錄之事深慨昔人編次集部目錄不達古人立言宗旨夫文集諸體大略相同而諸集

成家百變未已漢志詩賦即後世集部辭章之祖也諸子亦後世集部論撰之祖也然詩賦僅爲五略諸子别爲九流且同一賦也而荀卿之賦不與屈宋同編同一詩也而高祖歌詩不與孝景同編古人具有家法鄭重分明而後世編次文集不知校讐之學但奉蕭梁陋例一概甲賦乙詩而癸弔祭文曾無有人覺其非者可爲浩歎故嘗妄謂編次集目當先定其人家學流别然後可以甲乙諸體未可一概繩也此說雖創自鄙人而仰窺古人間有暗合特未盡符契耳而世或轉以爲非此古學之所以難也昔在保定梁制軍有業師仁和葉君身亡無後而門下搜其遺文屬鄙人編次成集而刊行

之鄙就其人所長審其立言指趣於諸體中以序爲甲而編詩於癸彼時甚有斟酌非鹵莽者制年初不爲然鄙援古今而辨正之遂爲定本今杭城有其書也茲閱徵君全集甲序癸賦適與鄙人定葉君文集有合而又傳出自徵君手定不覺有觸於心疑此言之或有因也徵君全集諸體誠不知其何如卽使果出手定而所定之爲是爲非亦難懸斷鄙於讀書無他長子史諸集頗能一覽而得其指歸至於未棄之集商榷去取審定甲乙似於前人小有拾穢之益但乞假一觀當有芹獻必可備采擇也并以此達文翁明府何如何如

惠借胡徵君集足慰久企往在都門曾見沈徵君詩義

序及杭侍御續方言序與送馬力畬序禹穴記四篇今此本獨無詩義序耳徵君平日好擬揚子雲今參質閒見頗有沈博絕麗之文而乏淵默深沈之思先生以爲辭章之傑良然然徵君以經學知名尤長三禮今未見其經學之書而集中序記書牘發揮所見亦未見有得於三禮而可徵蘊蓄者恐經學諸書亦未必如江戴之精專而有得也惟與周內翰論洪範書與本韻二序及禹穴記則於經訓史籍蓋嘗肄業及之而發言不甚離宗非專門也與朱羅孝廉二書論詩古文其得亦似未深今雖所見僅三之一而大體可知日內擬整行裝而筆墨之債叢集亦不及索觀中下卷矣賢侯授梓想有

一本見惠當徐讀之也胡集博麗似非有意於立言向擬杭齊之閒亦不甚似至目錄先後無可庸心彼壘守之愚妄先生所言良是鄙意駢體與散行夾雜不分而以三洞璇華一序冠首尤不可訓想高明善編審也雖然浙東前輩撰述未刊此猶中駟耳昨聞邵二雲學士逝世哀悼累日非盡爲友誼也浙東史學自宋元數百年來歷有淵源自斯人不祿而浙東文獻盡矣蓋其人天性本敏家藏宋元遺書最多而世有通人口耳相傳多非挾筴之士所聞見者鄙嘗勸其授高第學子彼云未得其人勸其著書又云未暇而今長已矣哀哉前在楚中與鄙有同修宋史之約又有私輯府志之訂今皆

成虛願矣曾憶都門初相見時詢其伯祖邵廷采氏撰著多未刻者皆有其稿其已刻之思復堂文集中多譌濫非眞欲校訂重刊至今未果此乃合班馬韓歐程朱陸王爲一家言而胸中別具造化者也而其名不爲越士所知又有黃黎州者人雖知之遺書尙多未刻曾於其裔孫前嘉善訓導黃璋家見所輯元儒學案數十鉅冊搜羅元代掌故未有如是之富者也又有鄞人全謝山通籍淸華學士亦聞其名矣其文集專搜遺文逸獻爲功於史學甚大文筆雖遜於邵而博大過之以其淸樸不務塗澤故都人士不甚稱道此皆急宜表章之書學使所未聞者謁乘閒爲略言之鄙與學使素稱知契

然本部憲使不欲屢通書問故也如何如何適有小恙
未及手書口授不悉餘晤罄

高郵沈氏家譜敘例

誥敕第一 敘曰三代以上天子賜姓諸侯命氏周官小
史掌奠繫世辨昭穆蓋其時氏族掌於官守平章百姓
異於黎民姓氏皆本於君命也後世封建易爲郡縣仕
不世官氏族不命於君上人皆有姓無氏而貴賤不可
得分矣然六朝郡望以及唐宋以來門閥名家必取仕
宦顯貴以爲清望所歸則譜牒之冠誥敕其亦賜姓命
氏之遺意也吾宗自士忠公以來累代俱有仕宦綸綍
褒揚奕葉稱榮家乘自當恭錄以弁首矣第譜牒之例

門類雖分而先後一依行輩時代為序惟誥敕本於命
族之旨義取尊　君昔人所謂稟時王之制度也故恭
登　本朝　恩命於先而前代所頒附於後云
世系源流圖第二敘曰萬物本天人本乎祖普天之民
追所自出莫非三五之裔也時遠世隔則闕所疑而徵
其所信傳聞有自則存其說而不泥其文記載之通義
也吾沈溯原聃季因沈子國以為氏質之古而有合此
徵其所信者也奚與譜自該以上至周聃季七十五世
皆支系聯屬班班可考雖經戰國去籍秦火楚劫之餘
而猶無一世不貫此存其說而不必泥其文者也今謹
繪為源流之圖備稽考云

支系表第三敘曰家譜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譜舊式後史所本者也其法自上而下尺幅可貫二三十世文簡而明近代修譜率以五世分截於是由六世上溯五世勢須重檢前系追其自出由十一世溯第十世亦復如之繙繹既煩支系又難清析蓋緣多作子注占其綫格不知表外有牒又不知字行職官生卒年月之例詳於牒者本不藉表格以明也夫世系設表惟取其分別支派使蟬聯系屬皎若列眉但書名諱占地無多故尺幅可以徹上下也茲譜自四四公以來傳世二十有二表格所占無多但自士忠公後嬾樵公一支居晉安之南關漫漁公一支居晉安之城中南關之裔無考今高

郵普安子姓俱漫漁公後也漫漁公六傳至存孝公從祖昆弟五支乃或一傳而絕或傳數世而無考今惟存禮公一支子姓繁衍故表中所列始自存禮公而自四四公至存禮公一十一世別爲世系之圖冠於表首絕支支派無多披圖可識無取於表格也存禮公至今凡十一世故表中僅列十一格表中之第一世即系圖連合之第十二世也將來傳至二三十世俱可依次增格毋庸分截猾觀覽矣其餘詳見世牒云

世牒第四敘曰牒者表之注也表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號歷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塋墓向方皆當注於名下如履貫然表綫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詳之蓋古

法也牒用横格分列款目占幅稍多而觀覽易者直書如註占幅較省而披閱難明然用横格款目則存疑待質與留缺俟補之處各有一定方所於例較便故今用其式爲表以支派爲主伯支末世子孫未盡不能書仲支之祖宗所謂經也牒以行輩爲主一輩弟兄叔季未盡不能書伯支之子系所謂緯也一經一緯所以表人倫之道也

列傳第五敘曰譜傳即史傳之支流亦以備史傳之采取也近代譜家之傳往往雜取時人投贈之筆祝嘏銘誄之辭藉以取徵不復繩削夫體裁雜出既已義例不純撰文之人各敘因緣則文辭不皆切用至於一人之

事慶弔不同或贊頌互詳或誌狀複出偏存則惟行遺
翰並錄又不免繁蕪斯則不解別裁列傳自具附錄殆
於滕薛爭長魯庭而不識賓出主庋也今取先世嘉言
懿行可示訓者編次列傳舊譜所載庭訓所貽參以耳
目聞見依其世次徵撰爲若干篇以存一家之記載夫
家傳備史傳之取裁例視史傳加寬寬乃可以備約取
爾然例寬而辭無假藉蓋子孫表揚祖父人有同情但
事必信而有徵不敢稱誣失實惟其謹嚴之至斯乃所
以儆其先也

內傳第六敘曰史傳方志並有列女之篇所以表內行
也內言不出於閫何所事於表章所以示婦學也德言

容工本於官禮後世婦教所師範也劉向所錄勸戒並存范史所標但取高秀後世乃專書於貞孝節烈於義雖曰甚正而途則隘矣方志寬於史傳家譜自當寬於方志內行可稱何必盡出一途凡安常處順而不以貞孝節烈當其變者有如淑媛相夫賢母訓子哲婦持家閨秀文墨之才婢妾一節之善豈無可錄則規規於節孝斯存毋乃拘乎

一外傳第七敘曰沈女婦於他姓而內訓可傳節行可表者著爲外傳禮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受之者也劉氏向曰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出所適之族而視沈爲外則沈氏之譜不得不以嫁女入外篇矣其未許

娖而孝行著於門內者則附於內傳焉

影圖第八敘曰事有出於先王而後世必不可行者祭必立尸以象神是也事有出於後世雖起先王而不可廢者祀先之有影圖是也肖象起於傳巖影堂祀先則仿於唐而行於趙宋禮以義起雖百世可不廢也程子謂影設不可不慎假有絲毫不似便是他人非吾親矣此說固正亦未盡然前人所畫聖賢仙佛名人高士諸圖著於錄者亦非得於目擊多從想象爲之安能責其盡肖而既已爲之而名之矣披圖敢不敬歟孝子思親繪影以存目想自然惟恐追摩有弗至也畫史有工拙或流傳憶擬有失眞則亦不幸而無可如何之事也然

較之聖賢高士之憑空結撰必有得其眞傳之髣髴矣苟有絲毫似吾親而敢斥爲他人歟爲人子者盡心於力所能致斯已耳然朝章冠服采色陸離綾絹裝潢設以供奉甚便而經久恐有失得募佳手白描鐫板以爲印本附於譜牒則愈久而不忘雖前人所未爲亦禮之義起者歟

塋域圖第九敘曰古者葬必北方北向有專地也墓大夫辨其兆域有專官也後世不可拘以古法而大河以南與大河而北分合之勢又各有所宜形家之言所由起也然北地族葬塋域猶易識別南地分葬數世而後不爲誌記則失所考矣先世自晉安之徙而高郵祖墓

荒蕪蒙強乘瑕侵蝕非樂山公之清盤刻石則石友公且無所憑藉以復祖業矣乃知譜錄不可少也今取累葉塋墓方向坐落若祀田頃畝繪其形勢方而及其四至八到悉譜列之以示久遠疑未析者缺之

文徵內篇第十敘曰譜爲家史前人嘉言懿行諸傳既已載之文則言之尤雅者也奏疏尊君列於首矣舊譜傳狀多刪取爲新譜列傳取畫一於體例非敢掠前人之美也原本錄於文徵非第存文且使新譜諸傳詳略互見亦史家旁證之遺意也考訂論辨之文有關先世傳聞異同嫌介疑似尤爲譜牒指南則次列之詩賦詞章或有所抒發或中有感遇古人所貴賦詩以見志也

則又次列之嗚呼先世自潯州公以下累世以儒業顯流離兵革患難頻遭所存不得十之一二茲所錄者又累經散失之餘也然文不貴多子孫能讀前人之書即區區所錄教忠教孝顯親揚名大義已無所不備矣

文徵外篇第十一 敘曰內篇爲沈氏累世撰著外篇則他姓文人爲沈氏作也一時應酬投贈豈無藻飾賸辭然君子之交文不離質試取外篇辭事與內篇所載反復互勘而知當日交誼不爲過情之譽也居柳子厚氏有先友記記其先世所友皆一時名輩見古人之於交際致愼重也外篇之輯非第爲沈氏譜傳廣其旁證亦見秉筆諸君子之行誼不可爲苟悅也傳誌居首序記

祝嘏之文㳄㳄之詩詞又㳄㳄之凡若干篇

舊譜敘例第十二敘曰書之迭纂而迭修者惟方志與家譜爲多蓋可備史官之裁擇則自下而上比於日程月要以待歲計理勢然也但前人纍纍録具有苦心後人襲其舊而不著前人之序例或僅存序跋而不著前書之義例如何則幾於飲水而忘源矣故創輯者必著取材之所自否則等於無徵弗信也重修者必著前譜之序例否則等於伯宗攘善也迭修者則迭存之義例詳盡而無事於修者則但續其所無而不改其所有斯庶幾矣

與馮秋山論修譜書

竊見譜例眉目不清款列混淆難以便人稽檢足下所輯特一門支譜耳爲系不過九世存没通計不過百人即已擾擾不精至於如是設撰東南鉅族統宗會譜傳世至二三十存殁名字至萬千人勢必連牀架屋不能自休而子孫欲考支系原流亦必繙閱窮年不得端緒則不知何所見而作此舉也而指授之人方且以爲美譚惟恐人不知說之出於己也序中反覆言之則亦異乎吾所聞矣夫序云修譜貴簡庶幾子孫他日遷移便於攜挈此說已不可訓夫譜乃一家之史史文宜簡宜繁各有攸當豈得偏主簡之一說以概其凡至云便於遷移攜挈則尤不成議論充其所言家藏六經三史其

文不爲僞矣一遇子孫遷移必當抛擲而棄毀之邪抑
六經三史傳示子孫必當刪節而僞括之邪此則不問
而知說之非也雖然彼之所見卽以主簡立說則指授
於人必當以僞爲法庶幾所爲之非一如其所見也夫
譜乃周人舊法旁行斜上用別昭穆親疏較之連篇直
書觀覽易識斯其義也世數積三二十譜尺幅可申猶
當一貫而下統合爲篇或至三四十世尺幅必不能容
然後再起別幅以其首格承前卷之末格可也然亦必
須下卷首格標明上卷末格支系俾人按支覆審此則
無可如何而出於不得已也然已不勝標注之繁與覆
審之苦矣今馮氏支譜僅列九世則律文五服之圖上

治四世下治四世亦九世也尺幅之闊寬綽可容而授其例者乃截三世爲幅由四之六由七之九即須別幅更起而四世七世之冠於二幅三幅之首格者又不標明前幅末行三世六世之支系所出欲知二幅三幅首格所列之人出於前幅何支何派又須反就前幅細閱於注往往復再三乃始辨之而每人名下詳書字號官階生卒年月娶妾姓氏子女嫡庶多者繁至一二百言少亦數十餘言橫格排列累幅未了欲尋支系派別一望迷悶莫知所從此則不如不用橫格一體連篇直書如閱花名卯簿猶爲簡易者矣夫旁行斜上取辨昭穆視疏況所謂字號官階生卒年月娶妾姓氏子女嫡庶之

葬處所本不待旁行斜上之體而始能分明例須無其輩行排列於後直書爲牒彼覩之者見表而昭穆親疏瞭如指掌然後循表之名考牒之注豈不觀覽有序編次可法也哉今爲分別表牒用紙不過十番而一望可曉而自稱僃簡者之所指授則注殊橫格用紙至二十六番而轉令閱者尋究無從其簡爲何如邪至卷首先代世系之圖則溯其祖之所出但有本支而無旁支故圖之所列但有弟兄以定伯仲而無兄弟之子以入旁親此亦一定例也第既名爲圖則約畧方幅系以墨綫指掌可明而亦分橫格儼如作表廣至兩幅使覽者作觀有類系表又似旁支皆絕止有本支子孫者然是又

尙儞者之好繁而使人惑也夫史學失傳已久家譜之類人自爲書家自爲說其難言者多矣經生帖括之才其於史事本無所解不足怪也乃不自度德量力強作解事以自誤而誤人且欲以此自鳴至云欲天下之爲譜者以是爲法何邪

宜興陳氏宗譜書後

宜興陳氏江南望族自前明少保端毅公以來世有聞人少保四子貞貽貞裕貞逵貞慧貞達以忠義著貞慧以名節顯其最表著也貞慧四子其長子翰林檢討維崧以文釆著於宜興其第三子戶部主事宗石遷於商邱有二子履中履平俱官科道京卿履中子淮爲布政

使孫崇本為翰林侍講學士履平子濂爲翰林編修家世貴顯宜興之族莫能及焉貞達殉忠事已顯著有奕王殉烈王生子昆生有後於今百五十年名不相通而宜興本支無能知者幸商邱學士君得見遺像始為跋而通之則知譜系之敘雖賴子孫世守亦必搢紳通籍世閥昭明而後能徵流失之派考沈淪之迹也古人之貴右族豈無謂哉第名門世族譜牒記載必有可觀今覽陳氏之譜編次蕪雜全無體要以五世為一表第五格所列之名仍標後表首格五世以至九世九世至第十三世亦然其無端重複之累不待言矣且亦思俗譜之所以五世為格者乃不解以字行生卒娶妾姓氏子

女所出之類羅列為牒而悉注本名之下故因子注多而横格寬又復限於尺幅是以限斷局於五世也陳氏之譜則表列單名横格易容雖二三十世不難萃聚於一表也而亦用俗譜之例五世删圖不亦困乎每圖之後列書字行生卒妻妾子女之屬所謂牒也乃稱世傳則亦大不諳於義例矣世傳自是作譜人於横表縱牒之中擇其嘉言懿行可以為法則者羅列為傳非字行生卒之類人所同具而式行一定者可稱傳也陳譜以此為世傳而取他人所作傳誌記序一時求給投贈之篇彙而次之以謂可以見其先人言行不知他人所作雜出不倫工拙互見勢不能與全書一律姑無論矣且

應求酬答之作豈無過情之譽偏主之辭别爲一類以
備參考可也卽以此爲紀載之實則譜乃一家史也史
文豈如是之漫無決擇乎世系僅用墨線鉤聯名雖爲
表其實圖也仕宦科第類表行墨排書並無縱橫格綫
其實牒也此等沾沾細故猶且不能辨别又妄論其他
乎第其中亦有良法爲世族大家宜取則者則宗譜刊
修爲封其板禁絶私印而其所印造者編列字號收掌
有人子孫欲領譜者收掌按字號以給之而登於簿籍
仍塡收掌名字及所排字號於每卷之端子孫雖有不
肖不能鬻譜卽鬻之而卷端有號與名他人亦莫得而
冒爲抑亦可謂愼防於始者矣余章姓天下無二宗者

聚族之盛今推會稽譜則修於康熙中年今雕板散佚子孫家鮮藏本離家久者往往不辨宗系而鄉曲有求附余宗譜者宗人不可因以重貲購宗人之不肖者得就宗棄譜全以獻之彼自作譜乃擇余宗譜中旁支有注後裔失考及出繼爲他姓者冒稱予姓歸宗雖宗人守祠墓者自能辨之而他所相過則直稱宗族敘余家先世事乃較章氏本支尤爲詳明蓋熟讀宗譜故也此事近日猶可辨別久之遷於他處必有誤聯之弊矣余故取陳氏分譜例爲他日修譜者法

章氏遺書卷十三終